

寒 澗
月 子

長 卷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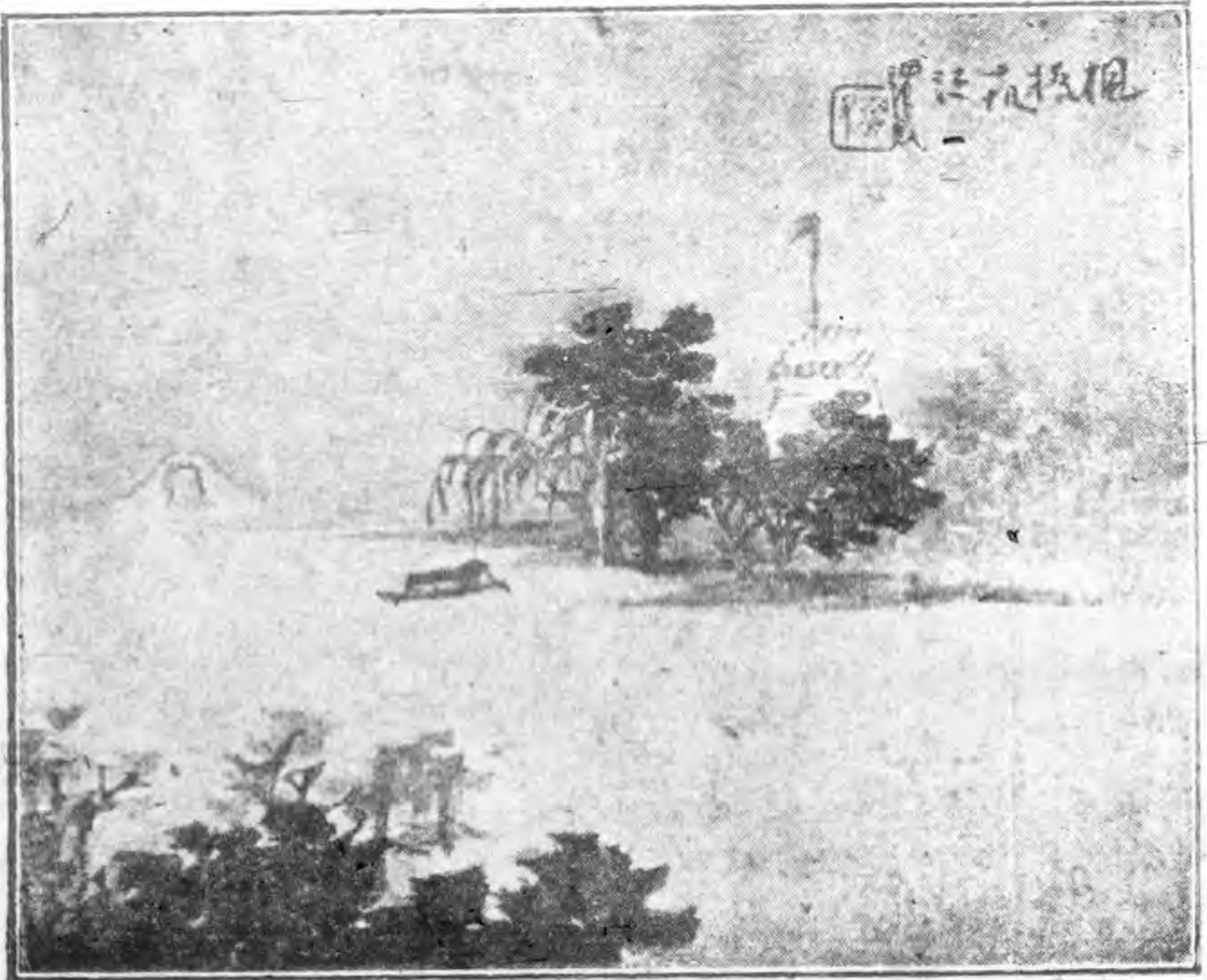


期

二

第

蘇州消閒月刊社發行



消閒月刊第二期目次

- 蘭閣看護錄(小說)
- 上海雜詩(絕詩)
- 遺傳性(小說)
- 詩詞臆話(雜話)
- 凡仙別傳(筆記)
- 悔之晚矣(小說)
- 九日(律詩)
- 橋中樂(小說)
- 怡紅漫錄(筆記)
- 慧劍(小說)
- 梅花詩話(詩話)
- 虬叟傳(傳記)
- 醉鄉人物志(隨錄)
- 題畫(絕詩)
- 兩難(小說)

吳雙燕
袁寒雲
張碧梧
胡寄塵
石翁
姚民哀
規
天台山農
趙眠雲
俞藏園
胡石予
袁百衲
鄭逸梅
范君博
張枕綠

- 海天雁影樓墨刺(筆記)
- 古井(小說)
- 天問(諧文)
- 紅繡鞋(彈詞)
- 維新小史(小說)
- 消閒歌(諧歌)
- 倚夢語牘(詩話)
- 哀梨室戲談(劇談)
- 臨時疫院(小說)
- 八仙會議記(諧文)
- 硯耕廬贅談(瑣記)
- 菩薩蠻(艷詞)
- 某富豪之家庭(小說)
- 滑稽問答(問答)
- 題紅刻翠錄(聯錄)

吳雲父
余天遂
徐桌呆
程瞻廬
戚飯牛
范烟橋
朱樞隱
百衲
劉豁公
俞天憤
鯀
許指嚴
周梵生
顧明道
記者
華吟水

蘇州儲蓄銀行廣告

本銀行集資五十萬元在蘇州城內觀東大街自建高大洋式行屋另設堆棧呈請財政部核准立案專辦各種儲蓄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整存零付零存整付獎勵儲蓄等存款及抵押放款貼現放款買賣有價證券代理各處匯兌以及銀行一切業務備有詳章隨便取閱特別獎勵儲蓄存款定於陽歷每月念八日上午十時在本行當眾開籤柬請政紳商學各界蒞場監視各儲戶處另贈入場券以便參觀表示大公每一儲戶每月均有一千餘元之希望有志儲蓄者幸勿交臂失之

電話六九八 電報掛號五六八五

蘇州儲蓄銀行總務處啟

廢物利用

本廠各種機器建築工程均已告竣製造在即廣收各種廢物列明如左

繩 紙匣
鞋 廢紙
舊包舊
舊粗細草紙
舊紙版

以上各種廢物須潔淨乾燥者為合用價日憑貨論定

蘇州楓橋鎮鳳凰橋
華盛製造紙版廠

君知日用所需之火柴市上以何者
爲最優美乎

曰當推蘇州鴻生火柴公司之出品因該
公司抱提倡國貨爲宗旨不惜成本昂貴
深求工料精良悉心研究非徒牟利者可
比故開幕以來遠近各埠靡不有口皆碑
確認爲最優美之火柴請
君就近購用可也

總廠蘇州胥門外望亭大街

遊戲新報第一期

封面 范君博題簽張光宇畫美人攬筆圖

插畫 編輯撰述者逸梅君博眠雲枕亞雙熱指嚴

瘦鵲豁公明道半狂丁棟光宇煙橋守拙綺

緣牖雲小影女撰述者梅真瑤卿冷芳玉照

寒雲聽泉圖及法書李晴江山水真蹟抱存

建文像清道人畫吳淞晚眺錢化佛之社會

寄生蟲化裝六種又諷世照但杜宇之怪相

二種蘇州風景楓橋天平山寶帶橋妙嚴墓

遊戲文 天遂題簽光宇畫雙熱指嚴楓隱率公石

翁瘦蝶醉菊守拙鸚哥逸梅北野等名作三

十篇

藝林 鈍根題簽清罄之光丁棟畫鶴望壽昌酒巧

闔生之文菊人公約樊山散原琴南丹斧石

予寄塵天遂徙南寒雲百柄楓隱烟橋成齋

梵生瘦竹碧城亞子大覺問梅習鵬鶴望藏

園正霖豁公瘦蝶拜花灑祥枕亞楚航乃大

君博古愚尊農太痴了公仲可十眉楚儉筠

甫猗谷峯石北野詩圃等詩詞

詩話 丹斧題簽小鵲畫石予半蘭舊盧詩話君

談叢 博蠡園詩話 枕亞題簽病鶴畫佛聲讀紅樓劄記寄塵

小說 秋燈雜話指嚴硯耕廣費墨矚蟻歎塵雜

綴棲梧琴韻生香室贅談 指嚴莊簽杜宇畫指嚴錦上花枕亞願作

鴛鴦不羨仙雙熱豆腐西施瘦鵲一百萬

金豁公古井波綺緣試金石牖雲羞謎煙

橋寧馨兒眠雲為富不仁明道紅妝季布

煙橋新儒林外史 寒雲題簽鏡蓉畫指嚴上香艷親王廿律

瑤卿跳舞櫻花紅處石予菩薩蠻集句問

劇壇 梅本事詩 小隱題簽廠訥畫小隱尊譚室戲言塵因

春雨梨花館劇話半狂梅花清夢廬鼓話

及劉翠仙黛玉焚稿脚本 天嘯題簽逸如畫白也盪湖船曲炯百秋

聲折枝集半狂瘦影樓詩鐘石子君博守

拙逸梅文虎守拙逸梅酒令師竹喀什噶

爾歸程記 補白 不備載

現售每册大洋四角郵票來購書者四角四分

加寄費五分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發行所 蘇州鈕家巷東大園十八號

眠雲刻例

石章每字 半元
 牙章每字 一元
 金章每字 三元
 過大過小須加潤劣石限期
 均不刻二十日取件
 吳昌碩 鄧鈍 蘇州胥門棗市五十九號 代訂

戚飯牛賣字潤格

堂額 一字四元
 軸心 一尺一元
 屏條 一尺一元
 楹帖 一尺五角
 扇頭 一柄一元
 冊葉 一頁一元
 名片 一紙一元
 餘件面議 先潤後墨
 旬日取件 磨墨加一
 趙眼雲 范君博
 鄭逸梅 代定
 交件處 拋球場文華堂
 莊二馬路石路陶朱里東亞
 書局

煙橋徵求

(題) 鴟夷釀詩圖
 不論詩詞均所歡迎贈品同南社社刊稿寄吳江同里漆字圩范
 煙橋收

華鬢鬻藝宣言

華鬢是個寒士沒有些子本領做官不曉得爭權奪利的秘訣做商不曉得操奇計贏的經絡做了農家裏倒也有田地做工沒有機械的心思簡得把天地間廢物能破硯做幾篇欺世文章寫幾個自來體字老着祇得把一枝秃筆一方破硯做幾篇欺世文章寫幾個自來體字老着臉騙些金錢用倘不嫌我筆墨不好肯來作成請看下面所定的價目便是我也叫未能免俗不是一味的貪財總要大家原諒些呢

碑記墓誌壽文祭誄家傳行述
 序箴銘題跋
 長篇二十元
 照長篇減半

匾額 每尺每字二元 中堂 五尺每幅四元 橫披減半 屏對 每尺每字二元
 扇 每面一元 楷書倍潤 劣紙油絹不應用尺照加墨費不取
 石章 每字一元 銅章 每字二元
 極大極小酌加 劣石晶玉磁均不刻
 收件處蘇州胥門外棗市趙義和米行 平望大街趙義和米行

者述撰刊月本



農山



嚴指



道明



綠枕



蘇州名花林媛媛



蘇州名花蕊蕊

● 小說 蘭閨看護錄

(文科函授生
王桂元原稿)

雙熱

阿郎病矣。病兩日矣。兩日前。尚在水晶簾底。碧紗窗前。替儂畫眉理鬢。殷勤治曉妝。郎語偶涉輕薄。儂輒薄怒而呵之。彼則微笑向儂謝過。嗟乎。郎以愛儂故。顏色亦弗敢稍忤。意蓋弗欲儂感不快也。顧儂亦何嘗不愛阿郎哉。儂之薄怒而呵者。僞耳。聊以戲個郎耳。阿郎既病。儂悄然坐其旁。郎握儂手而吁曰。予病矣。胸次便覺沉悶。幸有卿在。聊堪自慰。否則病中度一日。直如小年也。因念爾我諧伉儷之樂者。三易寒暑矣。穠情密意。恆似新婚。余之愛卿也如此。未識卿之愛予。又何若。儂笑答曰郎乎。儂之愛郎。熱度實達沸點以上。他日儂死。儂之靈魂不死。儂對於郎之愛情亦不死。然儂深懼郎之愛情。或未能始終如一耳。第願在天比翼。在地連枝。則儂心安矣。阿郎蹙頰曰卿乎。我兩人之愛情。至矣盡矣。然而比翼之鳥。連理之枝。含生者尚有死期。向榮者亦將就萎。人生於世。上壽不過百年。即使極伉儷之情。終有分離之一日。又烏得與卿地老天荒生生世世長相厮守耶。術者謂予非壽者相。不識能伴卿終老否耳。卿乎。予苟有不測者。則……郎言至此。儂急以手掩其口而嘆曰。噫。是何言。偶櫻小極。奚足介懷。來日方長。餘歡正未有艾也。蓋儂至不願聞郎

第

二

期

不祥之言。而况郎方病乎。郎乃默然。微頷其首。似深感儂言之真且摯者。時適小婢捧藥入。儂受而先嘗。俟其溫溫可口。始屈肱枕郎首而進之。郎徐徐就飲。未竟。皺其眉曰苦。：苦。儂不忍強之使盡也。急撤藥而進以糖。郎仍絮絮欲與儂談。儂謂服藥後宜稍休養。乃促其安睡。覆之被。恐更冒寒。將階之厲也。阿郎病之第一日。儂猶弗甚介意。謂小極人所恒有。是何足慮。迨翌晨。聆阿郎言。觀阿郎色。儂心乃惴惴不安。醫者來。儂急告以病狀。視疾已。急叩以病情。阿郎斯疾。於生命有無危險。醫者實能判斷。儂以此叩醫者。則其一言之答。吉凶立剖。儂惴惴惟恐醫者之答辭曰曠。疾不可爲矣。幸也。醫言此寒疾耳。投以藥。一汗可解矣。詎藥進久久。望汗如雲霓。然竟無有。病者寢不安席。殊感煩躁。是夕。儂衣不解帶。着意看護。且慰藉之。阿姑亦頻來問訊。有憂色。儂亦飾辭以慰之。然而私衷殊焦憂也。

病之第三日晨。郎語儂曰奈何。予病益劇矣。儂駭極欲哭。撫其體。則乍寒乍熱。郎似不勝其苦者。呻吟弗絕。儂詢所苦。則又忍而不呻。惟以手示意。固問之。泣矣。儂益惶急。趨而商諸姑。別延一醫者以視。則言昨所投藥。實爲厲階。苟不及今補救者。疾真不可爲矣。

今尙有一綫之望耳。儂聞言。肺葉大震。幾不克自持。以庸醫故。幾誤郎命。嗟乎。庸醫誤人。良可畏哉。然儂不敢必今日之醫者。厥言信而厥術良也。則更鄭重而詢之曰。昨所投藥果誤乎。人命不可兒戲。幸先生審慎焉。醫者矢口不移。悻悻然有怒色。儂亟謝曰。先生固良醫也。脫果能起郎君於危者。再造之恩。沒齒不敢忘也。醫者乃回噴作喜。則閉目凝神。已乃徐徐草一方。鄭重授儂而去。儂倩慈姑守病者。躬親入廚。煮藥。嘗而後進。越一二時。郎似稍稍寧貼。已遂昏然睡去。儂見郎有起色。心乃少夷。視阿姑。愁顏亦稍釋。彼遂蹣跚而出。儂屏息傍榻坐。聞郎睡息休休然。似甚安適。儂之煩憂乃益解。靜極。覺甚矣。儂昏然欲睡。乃躡足至窗下。自案頭取得小冊子一。是蓋郎與阿儂平居酬唱之作也。返於坐。默誦數回。彌覺情辭旖旎。不足爲外人道。覽及阿郎『天下無不散之筵古今無長圓之月』云云。不禁瞿然動念。吾人浮生草草。有若曇花。卽令恩愛夫妻。偕老同穴。年壽正復有限。思至此。悄然而悲。泫然而涕矣。回顧阿郎。猶弛然酣睡。殊不知阿儂之偷偷彈淚也。儂於愁寂之餘。更手小本說部一冊。徐徐翻閱之。迨郎睡醒。儂乃輟閱。郎引腕搴帳。一聲喚儂小字曰明華。！明華。！儂應聲而前。視郎。神色已大健。笑語儂曰。病中歲月。至足困人

第

二

期

。今也一枕夢回。四體蘇蘇然。乃如醒解。胸次沉悶。亦似稍解。聆卿嬌滴滴應了一聲。遂盎然有生趣。明華！真我解語花。忘憂草也。語次。引手牽儂腕。儂憐其癡而感其情。面之作淺笑。郎曳儂入懷。數數以檀口搵儂頰。儂不能拒。亦弗忍拒也。已而郎渴思飲。儂乃起。喚婢捧茶進。癡絕阿郎。強儂飲其餘。意謂非此不足以示愛也。閱者諸君乎。當爲儂幸。阿郎興會淋漓也如此。此佳朕也。良醫對症發藥。造福阿郎。病有轉機。面無滯色。儂喜現於面。告諸姑。相與慶幸。入夜。郎向儂絮絮作情話。儂曰。郎且寧睡。病初去。宜靜養也。郎曰。母慮。良醫生我。手到春回。病霍然若失矣。則更續其情話。謂迴溯前頭影事。彌復令人神旺。四年前之某日。猶憶予與卿攜手相將。赴某戲院觀泰西情劇乎。此時我愛儂歡。直欲化身爲劇中人。旁觀者目屬而耳語。幾欲妒煞羨煞。迨夜闌劇罷，與卿同載而歸。車中耳鬢斯磨。綿綿情話。遂申嚙臂之盟。自是。予苟一日不面卿者。輒悒悒不歡。故每偷閒晤卿。推心置腹。相與密談。卿識之。此情緣發祥之始也。卿更憶某年月日之夕乎。卿以母也不諒。欲以卿妻某氏子。密馳函。招予會於某公園。泣訴予前。丐予爲卿設法。謂事而不成。願以一死相報。予聞卿言。不禁感激涕零。思有以慰卿者。而竟不可得。斯時。卿既泣不

可仰。予更心碎矣。硬了心腸。絕裾竟去。覺天地茫茫。孤衷鬱鬱。無復有絲毫生趣。何幸碧翁多情。畢竟玉成好事。吾曹經此磨折。愛乃益堅。嗟乎。痛快者。愛情之代價也。有愛情而無痛快。安能見其情之真耶。卿更憶鄰生某。因求婚不遂。而以蜚語毀卿乎。幸卿生性曠達。不與流俗較短長。彼乃莫如之何。願卿雖處之泰然。余殊不勝介介。須知切齒之仇。無有過於情敵者。而某氏子與鄰生某。幸皆爲予所戰勝。今也美人如玉。嫁得東風。豔福如天。予樂極矣。卿意云何。儂曰嗟乎。情場歷劫。險些兒磨折煞人。此身得侍郎君。誠萬幸耳。斯時也。儂與阿郎。悲喜交加。而愛葉情苗。於焉勃發。一身心意。欲化擲泥。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已而猛省。郎病新痊。終宜寧睡。渠今口沫橫飛。重提舊事。口講指畫。亦足勞神。儂過矣。不加禁制。看護之謂何。儂乃佯睡以挫其談鋒。索手索足。悉置不理。翌晨。郎欲攬衣下牀。顧病雖去身。氣不充體。乃復就枕。藥再投。能進食矣。臥病凡五日。始能離牀而步云。

晶簾半捲。曉日烘窗。儂方理妝。郎偷立儂後。注視鏡中人影。奪儂梳。爲儂理髮。且笑曰。水晶簾底看梳頭。韻矣。予則看猶未足。且習而能之。不更閨閣樂事哉。儂怒之以目曰。

上海雜詩

六

故態又萌耶。則亦聽之。忽聞窗外微嗽。慈姑奉帷入。儂急奪梳於郎。張皇離坐而起。雙頰覺辣辣然熱矣。郎亦爲狀羞羞然。低頭喚阿母。坐而語。

阿郎臥病。爲日無多。然藥爐病榻光陰。殊難消受。藥水稱量。晨昏看護。儂必事事親裁。姑老矣。不欲分以勞。婢媼不解事。不足承乏病室。供指揮也。儂心煩憂。不遑寢食。蓋亦爲郎憔悴矣。儂與阿郎。愛情無上。是則阿郎之身不啻儂身。阿郎之病不啻儂病。儂一生幸福。實繫於阿郎之一身。郎病矣。儂烏得不憂。惟有竭力看護。冀其病之速痊。幸也謝天謝地。郎今愈矣。唱隨之樂。可永永賡續矣。窗下敲詩。花前鬪酒。從此儂之生活。由蒼涼慘淡之境遇。復歸於甜蜜愉快的歡場矣。

● 絕 上海雜詩

寒雲

淡黃衫子素紗裙。點頰桃花帶宿醺。莫作江南秋柳看。飄然仙骨獨凌雲。
 愛河春浪蕩春花。明月揚州是舊家。顛倒黃山老詞客。新聲攤破浣溪紗。
 檀板柘枝誰與儔。歌場老去尙風流。春坊忽地風波起。一夜瓊瑤對楚囚。
 清涼是處現幽曇。舊雨爲停花下驂。記得昔時風月好。小窗人靜喚三三。

● 小說 遺傳性

碧梧

一片黃金色的晨光穿過窗簾。正照在一個破舊的衣架上。上掛着一條濺滿泥漬的褲子和一件夾裏翻在外邊的外衣。又照在一位美少年的臉上。他正睡熟在床上。鼾聲大作。他下頰方正。如弧形的嘴唇。很為鮮紅。鼻準也豐滿。眼睛本閉着。受了陽光的激刺。就微微睜開。蔚藍色的眼球。和好春三月的天氣一般。這時房門上有些聲響。接着有一個和靄的聲音喊道。漢士。但沒人答應。那房門隨即開了。一位身材瘦長的中年婦人。走進房來。看伊灰色的面龐。和這少年很有些相似。不過一個正如春天的風景。滿含着活潑潑的生機。一個却似十月間的冬景。有些衰敗的現象罷了。這婦人站在那少年的床前。祇聽他睡夢中囁咕着道。我恨極近世的那班評論家了。又用一種堅決的腔調說道。父親。我必得走上我自己的路。伊聽了。露出驚奇的樣子。旋即又哭起來。因為看見他已想爬起來。用他的拳頭揉眼睛。和他幼時一樣的神氣。這少年正是這婦人的親愛兒子。名叫漢士。今年纔二十歲。實是一個純潔無瑕的好青年。但看他先前寄回的那封信。委實又令人有些奇怪。他說他已變成一個幻想家。立刻就得回家來了。

伊理順他額上的鬚髮。發出抖抖的聲音。勉強帶笑說道。漢士。祝你早安。你快些起來。如今已九點鐘。你父親等得不耐煩了。漢士不響。一會纔道。就是了。母親看了我那封信。可有甚麼感想。他母親答道。我沒有甚麼感想。你父親和我本都不願侵犯你個人的自由權。所以我們看了你那封信。祇記得最後的一句道。『今晚我定回家。』其餘的話。我們都不曾留意。但據我的意思。你學習法律。最爲合宜。漢士很激烈的喊道。最爲相宜麼。那正是殺我了。他母親的胸中貯滿了悲恨。但還笑着說道。法律既和你不相宜。你就換一種學習便了。漢士道。正是。母親。我已有預定的計劃了。他母親問道。你有甚麼預定的計劃呢。他站在他母親的面前。雙頰緋紅。嘴唇顫動。想看看他母親的眼睛。但已沒有這股勇氣。伊自從接到伊兒子的信後。就一肚皮的愁悶。第一是伊丈夫的態度忽然變得奇怪。又很不安靜。第二漢士本是個有忍耐性的好小孩子。平日裏不好多說話。說出一句話來。却都有些道理。如今爲何固執不通。真和伊自己幼時的事實有些相似。那麼伊撫今追昔。自然不能快活了。他自從離家後。第一使人不安的。就是那封信。他父親因此很爲震怒。但他母親還體念他年輕。一時錯誤了志嚮。並不十分怪他。這時說道。我以爲你想做詩人麼。但你先前所做的詩

。並無天然的美趣。這一點你須緊記着。漢士道。我曉得這個。我本不想做詩人。我想做的那等人物。說出來時。母親必然很驚駭。然而我必得走上我自己的路。說時。他背着兩只手。在房裏踱來踱去。後來站在他母親面前。眼中滿含着淚道。我想做個伶人。母親必須幫助我。否則我就死了。伊噉咕着道。伶人麼。漢士說這話。真使他母親受了很重大的打擊。因為可以證明漢士已傳下他母親最不幸的遺傳性。伊的幼時。本也會想做女伶。但伊是德國某城的名市長。市長的女兒做了女伶。豈不給人家笑話。所以當時聽伊說這話的人。都以爲伊是發瘋。不然。像伊那種人。怎麼有這種特異的志嚮呢。後來伊受了許多阻力。未能實做女伶。一念之妄。旋得復入正途。這本不在話下。不想三十年後。伊親愛的單生子。也想做這麼一回事。伊兒子的榮譽。並不下於伊的幼時。然則漢士那能真個去做伶人。伊就問漢士道。你怎樣想到這件事呢。漢士道。連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的生性喜讀劇本和到戲院裏去。我初動這個念頭時。是在柏林。……他說話很不便當。因為他的眼淚已順着頤流下來了。又很失望的高聲說道。母親聽着。我被這個念頭束縛住。再也拋撇不開。如同患了熱病。簡直要發狂了。母親。你老人家不必勸我。也不必阻止我。但請你老人家幫助我。否則我可就要

死了。他說這幾句話。很刺痛他母親的心。三十年前的舊事。一一都回到伊的心頭。伊當時也會向伊的母親說道。母親幫助我。否則我可就要死了。那時伊纔有二十歲。容貌生的很姣好。伊曾向伊的父母說。伊必自己揀選職業。發展伊天生的美質。伊這個意思。很爲堅決。世界上沒一件東西可以阻攔伊。伊曾說道我必到柏林去做女伶了。後來有一個年輕的巡查官認識了伊。並且很愛伊。伊也很愛他。二人就訂了婚約。那巡查官曾向伊的父母道。你們不允許伊自己尋職業。發展伊的本能。這是很不正當的事。你們就允許伊罷。伊的父母無可奈何。就攜帶伊回到柏林。那時恰巧有個演悲劇的著名女伶。在那兒演劇。見了伊的面。就很贊成伊的天生美質和志願。慫恿伊學演戲劇。伊就拿定主意做女伶了。這種過去的情形。如今想起來。一一都在目前。心中着實難受。所以伊的兒子站在伊面前喊道。母親幫助我。否則我就死了。伊似乎並未聽見。一會。纔說道。我可憐的孩子。這個萬萬做不得。你生得很聰明伶俐。就當善用這種天生的美質。你不能爲一時的幻想。犧牲了畢生的幸福。伊說着。又想起從前伊自己的事了。伊無精打采。很失望的走回旅館。伊的母親。站在伊的這邊。那邊站的是伊的未婚夫。都用好話安慰伊。鼓舞伊的勇氣。伊心中還念着道。我惟有死了罷。

後來伊雖未能實現伊的希望。但也未死。就和那個巡查官結了婚。結婚六個月後。伊竟變成一個很快樂的婦人。因為伊的丈夫。很能愛伊。事事使伊快樂。也不再想去做女伶。於此可見情愛實能戰勝一切的慾望了。伊想了一回。忽然向伊的兒子說道。漢士。你想去做伶人。不知你可合格。可會有人試驗過你麼。漢士道。密頓士已試驗過我。他說我很合格。伊道。密頓士是何等樣的人物。漢士道。他是個著名的伶人。伊沒話再說。從椅子上用力站起來道。待我去和你父親商酌。

伊走進伊丈夫的書屋。見他正在屋裏團團亂轉。似乎很不耐煩。見了伊。就大聲問道。他說些甚麼。伊道。他沒有說甚麼。伊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似乎不肯把那番真情告訴伊的丈夫。但是一會又道。他不願學習法律。……伊丈夫接說道。他必定想做伶人。伊道。正是。你何能猜着。伊丈夫道。猜着麼。我早就曉得了。他平時最喜讀劇本。這就是他想做伶人的朕兆。伊道。我們應該想個甚麼方法去阻止他。不能眼看着他真個做伶人。伊丈夫道。這個恐怕難以爲力。無論甚麼人。他本身上生出甚麼幻想。別人還容易勸止他。倘若這個幻想。是由遺傳而來。可就根深蒂固的牢着在他的心上。很難鏟除。伊聽了這話。心中不由得大跳道。

詩詞賸話

十二

。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伊丈夫道。我老實和你說罷。他要做伶人。不是受了你的遺傳性麼。他說這句話。好似一把鋼刀。直刺在伊的心上。伊痛苦難忍。就哭出來。伊丈夫又道。今日你既曉得阻止你的兒子去做伶人。當初你又何必動那做女伶的念頭。種下這惡遺傳性呢。伊不能回答。祇是哭個不住。

● 雜話 詩詞賸話

寄塵

詩詞之理。微妙不可思議。余嘗有自上海乘火車曉發之鎮江。詩云。殘睡迷離猶未足。聽輪載夢過蘇州。友人程仲沂讀之謂余曰。過蘇州三字自然爲妙。如云過徽州。便不成詩矣。究竟蘇州徽州同是地名。何以不能言過徽州也。（程君爲徽州人）余聞之無以爲答。強應之曰。或是地理關係。徽州不及蘇州。吾人讀其詩。亦覺山明水秀之蘇州現於眼前。若爲徽州則否矣。程君曰。過南京爲何如乎。過揚州爲何如乎。余沈吟久之。終覺不及過蘇州之佳也。是爲其字面之關係。或其聲音之關係。吾不得而知之。

宋九僧詩。爲歐陽公欲見之而不可得者也。近人丁君仲祐得汲古閣本重印以行世。余遂獲一讀焉。九僧者一曰希晝。二曰保暹。三曰文兆。四曰行兆。五曰簡長。六曰惟鳳。七曰惠崇。

消 閒 月 刊

。八日宇昭。九日懷古。莊讀一過。擇其尤心契者撮錄如左。希書寄題武當郡守吏隱亭云。
茶煙逢石斷。棋響入花深。逸信南歸鴈。蕩山云。長天來月正。危木渡猿稀。保暹江行云。幽
禽飛共闊。野客泛無涯。寄從弟云。煙霄滯秋薦。水國廢春耕。金陵懷古云。戰氣悲千古。
歌聲散六朝。秋徑云。涼生初過雨。靜極忽聞僧。重登文兆師水閣云。高樹下殘照。寒潮平
遠山。送蔣白歸越云。山影倒平地。湖光生四鄰。又云。虛窗寒對曉。孤棹遠浮春。早秋寄
宇昭云。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行筆送惟鳳至衡陽云。遙山去意長。大江歸夢直。簡長
送方仲荀云。行客心如何。借劍爲君歌。雨昏山未開。花盡春無多。欲知貧別情。義淚空滂
沱。送行禪云。楚雪黏瓶凍。江沙澣柄昏。送陳豸處士云。孤城回短角。獨樹隔殘輝。惠崇
晚夏夜簡程至云。扇聲微變暑。井氣忽生秋。擬古云。幽禽迎曙響。佳木含春榮。獨有綺窗
婦。耿耿萬里情。塵色皓鴛幌。日華明風箏。高蓋久不返。中宵自懷貞。宇昭夕陽云。帶帆
歸極浦。隨客上荒城。諸詩皆蕭疎遠淡。非食人間煙火食者所能爲也。余亦嘗擬作一首云。
老芋巖猿掘。寒泉電火烹。理從玄外得。心到悟時清。獨坐便成我。空山自有聲。蒼松奮長
臂。猶苦憤難平。第一二兩句自覺太險怪矣。

前二年有女學生十餘人向余學詩。以二年爲期。余先教以讀清人詩。次及明元宋唐詩。次古詩。皆擇清淡而有神韻者讀之。閒亦試作。及畢業。能作者甚寥寥。惟某某兩三君最佳。詩稿存余處甚多。他日常爲整理成冊。茲記某君有一句云。柳梢淡月映成銀。雖極雕琢。却毫無斧鑿痕跡。真佳句也。

弟子張君雪蕉。名修。東陽人。從余學詩。未及二年。已能臻平淡之境。其晚秋雜詩云。拖鞋負手過晴灘。已覺秋深衣袷單。滿眼江南黃葉樹。零風碎雨做清寒。幾點棲鴉著樹端。小亭殘照暮煙寒。天然一幅清秋畫。認作雲林筆墨看。秋來楓柏作紅妝。點綴風光各擅場。獨有龍鱗老松樹。怒枝怪榦自蒼蒼。

友人范君君博。有謁明陵詩云。寥落香烟皇覺寺。老僧猶打大明鐘。余初見其詩。時猶未識君博也。余極愛其佳。但謂大明鐘在理應作大元鐘。然徑易爲大元。又覺不韻。自謂倘遇君博。吾必一質之也。後見君博。卽舉此爲問。君博但笑而不答。此中奧理。亦不可以思議矣。

王漁洋秦淮雜詩最有名。然尙不及真州絕句爲佳也。漁洋有阮亭詩餘一卷。世少傳本。余於

六七年前得之。已爲重刊。其中佳句。不及備錄也。

友人蕭君蠓公嘗爲言。中國藝術及文學。自晉而後。均受佛學之影響。譬如畫然。深山密樹之中。有人家焉。屋中有人。有書卷。有器具。歷歷可見。如以常理而論。以山林之大。與書卷器具之小爲比例。則書卷器具。均不可見。今能歷歷在目者。是意想能到。不以肉眼觀也。此言說得透澈。余甚佩之。自後讀詩。覺如是者往往而有。如遠山一髮見人行。夫望遠山之行人。既已細如一髮。則其行動亦必不可辨。如此云云。亦非以肉眼觀也。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東坡詩也。余女弟子某君。錢塘人。嘗作早春雜詩。有云。若把西湖比西子。凌晨纔起不曾妝。用成句恰到好處。而其時其地其人。又皆相稱。如在吾輩爲之。則減色矣。

詩不可以爲詞。詞亦不可以爲詩。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如可憐人比黃花瘦。此皆絕妙好詞也。使作詩讀。則不佳矣。如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如三年不到香奩舍。芳樹無人自著花。非不蘊藉。然終是詩也。非詞也。至於西風緊北雁南飛。則又分明是曲。而非詩非詞矣。

作詩關於性靈。原不在乎識字讀書。隨園詩話所載。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此固人人能知之矣。然古今勞工能詩者猶不止此也。衣工李東白登黃鶴樓詩云。鄂渚荻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丹。木丁蕭中素度關詩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以上皆見漁洋詩話）葛道人以業履爲生。有詩云。百疇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見竹坡詩話。）卜者袁孟逸詩云。道上霜寒連白雁。馬頭木落見黃河。賈客周伯英詩云。亂鴉千樹曉。新水一篙秋。（以上皆見明詩綜）

今人談文學。重創造。輕因襲。余謂古今有價值之文字。無非創造也。在文如醉翁亭記。如五柳先生傳。其格局皆創造也。他人學之。則爲因襲矣。在詩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如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惟有鷓鴣飛。其格局皆創造也。他人學之。則爲因襲矣。因襲者。決無存在之價值。故如此體格之詩文。千古只有一篇。未曾有第二篇也。

● 筆記 亂仙別傳 (續)

石翁

玉溪仙曰。余與青巖洞主之歷史。諸君既知之矣。不再贅述。惟望諸君廣爲傳播。俾我二人

前因後果。昭昭在人耳目。斯幸矣。茲來降壇無他。因春紅秋雪樓主人之詩。有再授陰符黃石公一語。適與我家授受相合。可謂巧矣。因略一述之。黃石公卽圮上老人。史不詳其姓名。赤松子亦係道號。非真姓名也。按其人乃齊管修之後。管修仕於楚爲大夫。賢名爲羣小所忌。白公之亂。修見殺。子出奔晉。及三晉分。其子孫有仕韓曰管霄者。生二子。曰午曰申。午卽黃石公也。午嘗使於秦。挾弟往。遂留秦。王翦之伐楚也。午與申皆在軍。申儀容甚美。無名之城北徐公也。時楚將項燕率師及秦師戰。有猶女曰項季。美而有勇力。戰頃。申爲所擒。申曰。我故楚大夫管修後。祖宗以避難而出。念故國之誼。能活我乎。季憐之。密使人送之歸楚。項燕知之。怒。又以兵敗。遂憤而誅申。并殺季。管午悲弟之死。遂棄其職歸韓。隱居不仕。而心常欲報楚。以兩世之仇也。余與青巖出游。偶見午樵於山。以其仙風道骨。頗非凡俗之相。叩之。盡以其所經歷告。余遂商諸青巖。以陰符授之。屬其擇人而教。今觀春紅秋雪樓主人之詩。竟若前知其事者。故詳及之。亦欲使後世一知圮上老人之家世也。春紅秋雪主又有詩曰。授受淵源自列仙。赤松黃石得人傳。留侯不負師心苦。兩世深仇復五年。其二云。曠古埋名美丈夫。管申二字史書無。有齋季女同駢首。誰寫雙雙碧血圖。

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太華靈妃降壇事。

太華靈妃者。春秋時齊女。晉文公爲公子。出亡在外。適齊。齊桓公妻之。姜氏也。靈妃曰。後世讀春秋內外傳者。以我力勸公子。設謀返國。以懷安爲戒。咸頌我爲賢婦人。而責公子返國之後。有秦女狄女之愛。不復遣人迎我。視同後世所謂薄倖郎者。更有一輩懷才之士。或賦或詩。歌詠我醉遣公子之事。說到後來。總不免責備公子。在後世未明真相。亦難怪他。猶記某君賦有云。季隈歸來。重圓破鏡。齊姜老去。空悵孤闌。擅霸王之威靈。助名猶在。忘美人之襄贊。恩義全非。冤哉。此則公子所不任受者也。遣公子之後。公子方歷游曹宋諸國。猶未至楚。我已玉骨委土。香魂化烟。隨所殺蠶妾而逝矣。蓋孝公忌刻。本思羈縻公子。不放還國。而欲自圖霸業。聞公子之去。遷怒於余。余思人生在世。不會做得一件良心的好事。便算孤負了天地父母生我之恩。便是活到八十九或一百歲。也不過與草木同其朽腐。我於公子。能一揮慧劍。割斷戀愛。俾異日公子返國。雄長中原。名垂簡策。則我亦有力也。我一生之事已了。卽死何憾。且此蠶妾之犧牲。亦復有功於公子。皆暗中匡助之人也。皆算得在天地間做得一件有功德的好事。不虛所生矣。因此決然自裁。後公子返國定

位。追念前事。歸功於余。遣使聘於齊。迎我至晉。齊侯以姜氏已死告。使者乃祭於墓而還。公子聞之。撤朝減膳不聽樂者累月。蓋傷我也。惜左氏軼之。致令有情之公子。負千古薄倖之名。不綦冤乎。按余不稱文公。而曰公子者。仍曩日之稱。不忍易也。鴛妾亦氏姜。名慧。余名淑慎。左氏於女子之名。類多不書。更不及詳也。凡生前有特性而存心正直者。死後靈魂。常得自主。不至隨風飄散。余於是得雲游天下。列衆仙之班。曾於某年至太華。顯靈救一孝婦墮崖之厄。邦人感而廟祀余。上尊號曰太華靈妃。願亦未盡詳余歷史。今日降壇一述。諸君子可播之衆口。以補盲史之缺焉。春紅秋雪樓主人系以詩曰。星月微芒醉遣時。百年霸業實基之。漫圖狐趙凌煙閣。先繡齊姜五色絲。其二曰。玉隕香消痛此生。不同狄女續前盟。靈妃終古憐公子。一洗千秋薄倖名。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武德真君降壇事。

武德真君者。周將軍之神號也。將軍姓周。諱倉。生前事蜀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久。死後至今捧青龍偃月刀。仍侍關聖帝君。廟食百世。蓋鼎鼎大名。盡人所知者也。將軍降壇曰。余今日隨帝君過此。帝君命余曰。下界有崑壇。徵求神靈仙佛種種奇聞異事。爾可將前身因果。

第

二

期

降壇細說一番。吾往南嶽小憩。待爾也。因此余親來一述前事。諸君聽者。余前身爲一絕代
 英勇忠毅之美人。隨西楚霸王渡江而西者八年。常披繡甲。跨名馬。馳驟往來。未嘗一日離
 王左右也。垓下之被困也。王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後世或稱余虞姬。或稱余虞美人。儼然虞姓
 矣。龍門不云乎。美人名虞。則虞非余姓也。余周姓。今再世仍故姓也。龍門不又云歌數闕
 。美人和之乎。而余和詩不載。此龍簡貴之筆。避煩複也。余今不妨補述之。和詩曰。雙手
 提戈兮誅強秦。分封侯王兮安斯民。大勢忽去兮悲何因。黃沙莽莽兮愁煞人。虞兮一死亦得
 所。魂兮與王共千古。以畢命告王也。龍門稱王泣數行下。以此。是夜玉潰圍出。余卽自經
 死。及王以難對江東父老而自刎。余之靈魂已先待於烏江矣。後世庸耳俗目。往往以成敗論
 英雄。故右劉而左項者多。其實項王人格。遠出劉季之上。他姑勿論。卽就家事言。項王守
 一夫一婦主義。不似劉季。呂雉而外。有薄姬戚夫人。又有所謂外婦者。終至演出人彘慘劇
 。可鄙也。話休絮煩。且說項王再世下降。乃在漢末。卽以字爲名之關聖帝君是也。赤兔卽
 名騅之駿馬。隨命余一同下凡。王慨然曰。爾不必再現女身。可轉爲男子。仍故姓。命名曰

倉。蓋劉季奪余天下。其始出也。道陳倉。後得堅持敵我也。以敖倉之粟。命爾曰倉。猶光武之豆粥麥飯。留此紀念。以爲余謀慮未周之戒。余唯唯受命。余得轉爲男身。已欣喜無量。而猶有請願。謂王曰。大王英雄蓋世。不能學。然竊有慕焉。學形貌可乎。以大王之貌貌我。亦足自雄矣。王笑而許之。故余面黑若鐵。卽項王當日威靈赫赫之相也。余轉身後。一生經歷。三國演義一書述之甚詳。可不再贅。後隨關聖帝君殉難。得受封爲武德真君。上帝垂念忠義故也。今奉帝君命。一述前因後果。故不敢略焉。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又有詩曰。絕色虞兮古美人。君王帳下八年春。娥眉一變亂髯漢。讀徧奇書歎未聞。其二曰。悲歌慷慨項王詩。歌闋虞姬亦和之。聊爲龍門補缺陷。一章絕命痛心辭。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金鷄三大王降壇事。



小 說 悔 之 晚 矣

民哀

畫樓一角。玻窗四掩。燈燄熠熠。隱約中燭見二姝。一則面色慘白。一則態度自如。二姝不特精神各異。意志亦殊。蓋一失意人。一得意人也。

有頃面色慘白者語曰。慧珠吾妹志之。愚姊之言。俱從閱歷中得來。甚望吾妹猛省。須知情

海茫茫。四無涯岸。若早揮慧劍。斬斷情絲。尙可望消弭精神上未來痛苦。不則。……不可救藥矣。慧珠對曰。吾姊金玉之言。妹實感佩甚深。特妹所親近者。富於情愛。彼從未予妹以失意。妹又安能負彼。果如姊言。妹安能免天下多情人訕笑哉。明珠姊乎。妹終不忍爲也。明珠搖首曰。姊今有一問題。妹可答儂。請問。……言次。兩頰微赧。以巾略拂芳唇。若不勝嬌羞者。慧珠促曰。姊言云何。明珠續言曰。請問男……女何以相愛。慧珠曰。男女相愛以情。明珠曰。情可恃乎。慧珠笑曰。姊瘋耶。天下最可恃者莫如情。無情則已。有情則雖至天荒地老。石爛海枯。情亦不泯。明珠曰。然則妹與若人之情。自問可以恃至天荒地老。石爛海枯耶。慧珠曰。妹自問已之情愛。足可恃久。明珠曰。然則爾所親愛者之情。亦如妹之可恃否。慧珠曰。妹所親愛者之情。其情之可恃。正與妹之自恃同。明珠歎曰。妹心妹自知之。他人之心。妹安知之。慧珠曰。我敢信其可恃。正以深知其心。明珠曰。彼人心曲。妹何以知。慧珠曰。彼視我若靈魂。如生命。妹所以深知其可恃。明珠曰。妹適所言。似是而實非。須知愛妹若靈魂。如生命。正猶妹之所施於彼。斯特一時間之感情效用。斷難持久。設妹變其情。減其愛。姊知彼人亦必以是報妹。吾妹思之。毋貽後日悔。慧珠曰。斯言

妹更不謂然。世安有愛情深摯之人。一旦變失初衷。至若是者。退一步言。即使至此地步。一方飲恨。一方留薄倖之名。彼此皆有損無益。妹忍爲耶。彼人忍爲耶。明珠曰。妹乎。汝已墮情網。致迷而不悟。要之愛情淡薄。痛苦尙少。愛情愈深摯。痛苦愈深鉅。人生在世。斷無始終得意。任情愛之若何深摯。必有一朝失意。倘屆失意之日。卽愛情破裂之時。姊知妹之愛情。現實達最高之熱度。但一旦妹或彼人遭意外之不幸。則必如姊所料。故不惜唇舌魚敝。涇涇爲妹晉一言。以警妹之情夢。妹如再不以姊言爲然。試以姊之事告妹。諒亦爲妹所樂聞。慧珠頷首曰。誠如姊云。請畢其說。

明珠拭淚以起。嗚咽謂慧珠曰。姊未語此事之先。五衷粟六萬狀。自不知當以何言爲先導。嗟乎吾妹。汝姊之心早碎矣。慧珠聞語。凝視明顏。默念吾姊平居。常愜愜寡歡。素未能解。今日聞語乃恍然。阿姊之所以如此者。蓋其精神上所受痛苦。有以致之。籌思未已。明珠續言曰。距今五年前。汝姊之癡心懵騰。正與今日妹狀髣髴。彼時鍾情於一同學。吾二人愛情之纏綿懇摯。與吾妹今日無少異。當時姊固自信愛情可恃。必得永諧白首。庸知月盈必虧。花好易謝。曾幾何時。吾二人之愛情。遂至中道生變。嗟乎吾妹。愛情可恃耶。抑不可恃。

悔之晚矣

二十四

耶。姊既遭此失意之事。精神上所受痛苦。遂永無已時。良可悲也。姊自問情場閱歷。較妹爲深。不忍坐視蹈姊覆轍。庶免將來之心碎腸斷……明珠言至此。聲益淒惋。淚簌簌若散珠。慧珠至是。亦覺慘然。柔聲以詢曰。然則姊將何以教妹。明珠曰。依姊見。從速犧牲目前之情愛。明珠訝曰。犧牲……犧牲……犧牲……目前之情愛耶。不啻加儂以桎梏也。嗟乎吾姊。姊之傷心史。妹聞之實深感動。吾姊愛儂故。懇切詔之。示妹以正途。妹匪草木。豈無動於衷。特妹尙有不得已之鄙懷。而不可告人者在。望姊原諒。倘妹從姊言。犧牲愛情。恐未來之痛苦。未曾祛除。現在之痛苦。則立刻飽嘗矣。明珠歎曰。姊亦不欲強人難堪。吾妹好自爲之可耳。慧珠推席以起曰。夜深矣。姊其息乎。願姊晚安。遂各歸寢室。

是夕。慧珠迴憶姊言。不能成寐。因思吾姊傷心至極。故看破愛情。今并欲勸儂犧牲。我二人情愛正篤。深足自恃。安能忍心出此。倘儂果驟然從姊議。則秋士聞之。甯不痛煞。秋士者。慧珠之所愛也。慧珠每至鬱勃時。祇一見秋士。愁爲之解。試問乃姊之勸其犧牲。是誠與虎謀皮。烏能望其從順。惟聞姊愛情不可恃一語。迴還心中。亦不能釋。輾轉思維。心如芒刺。恍惚間身處一花園內。意中無時能去之秋士。斜坐在梧桐樹下。慧珠見而大悅。

遙呼之不應。再呼之。秋士微昂其首。坐如故。若未見慧者。慧珠因走近其傍。方欲致溫藉。秋士忽起立飛去。慧珠睹狀大悲。號哭曰。吾姊之言驗矣。愛情果不可恃也。然則吾其犧牲……犧牲耶。一痛而寤。

翌日往訪秋士。相見歡然若平日。妖夢無憑。姊言實妄。慧珠固無疑於秋士矣。日復一日。忽忽間又年餘。慧珠與秋士日稔一日。故小節亦彼此不拘。見面時。往往因微末齟齬。甚至終日不交一言。幸雙方雖意見各殊。尙未存芥蒂。一日秋似笑似慚。吞吐告慧曰。今日相見。爲吾二人最後之一日。吾父吾母。已爲訂婚於某氏。某氏富有。吾母強迫余允許。此事心雖不樂。然無如何。慧珠驟聞幾暈。凄然曰。胡不早言。儂尙有……秋士覩狀急遁。且行且曰。卿宜自珍攝。其狀與夢中髣髴。慧珠至是。始信明珠之語。幽恨滿腔。無從發洩。祇仰天痛哭曰。愛情果不可恃。今雖欲犧牲。而已無及。姊乎。妹悔之晚矣。

● 詩律 九日

規 厂

積年弦括隔雲天。九日城皋轉晏眠。頭上菊花原有分。靜中香火竟無緣。清時隕涕連宵雨。斥堠譚兵一聚煙。莫自臨高勞悵望。映簾妝鏡卽龍泉。

●小說 橋中樂

(續)

天台山農

第 二 期

甲翁以失女由己。生又負嫌疑。不勝慙慙。乃廣集佃人謂之曰。此間山戶無多。林泉疏朗。未嘗有兒女被劫事。且外來游民絕跡。財色之禍。不易發生。吾意女即去。所在當不遠。但據乙媪言。其人乃冒吾子入室。此間人物。亦有與吾子貌相似者乎。佃人中有應者曰。前村某丙家有子。顏白皙與生略相似。但性愚騷。人皆以癡公子呼之。去歲忽慕新法。挽人介紹入城中某學校。今不知在家否。盍試探之。甲翁即囑往視。返報其人居城校中。一月未歸矣。甲翁乃親往訪丙。僞言有友欲其子入校。可否遣人托令嗣索取章程。某丙允之。及往城校詢問。則云請假歸已半月。正擬修函催詢矣。某丙大驚。甲翁聞耗。瞿然曰。線索在是矣。亟走詢乙媪。謂曾有人提及女姻事者否。乙媪忸怩曰。誠有之。前因吾婿拒絕喪婚。意頗憤懣。聲言吾女將別嫁。即有某媪向吾求婚。吾以一時盛氣。究未決裂。且吾翁亦必不許。遂拒焉。事已隔數月矣。甲翁曰。汝曾悉其人之家世乎。乙媪曰。吾以事出唐突。未嘗注意。彷彿聞其稱爲某村之望族而已。甲翁驚曰。果某丙家也。即使人速某媪至。詢某丙求婚顛末。媪曰。某丙殊未知。癡公子睹令媛美。妄想乘龍。哀吾者屢矣。吾故伺隙一達其意。然其

後亦未敢再爲饒舌也。且又久不晤其人。前事遂如烟泡。奚勞究問。甲翁聞言。乃會乙翁及媪至某丙家起交涉。丙亦以子失蹤事。正皇皇無措。乃偕往城中。投縣署告訴。縣令命先傳某校長問丙子請假之期。則正乙女遇險之前一日也。邑宰以其有犯嫌疑。乃傳拘某丙及某媪。及丙子平日所與親密者雜治之。終不得要領。甲乙翁俱鬱伊寡懽。而生尤牽情惹恨。如醉如癡。念前此女與己之戀愛。及天性純潔貞靜。必不至有多露之行。其爲強暴所劫無疑。此時生死未卜。誰爲青鳥。能傳一信。以慰苦思。彼糊塗縣令。徒以派役通緝了事。恐如水中撈月。永遠不獲把握也。愈思愈失望。意沈沈若作出世想。乃盤旋橋林中。周繞環行。輒數千武不輟。猛憶林外有二仙祠。在林壑盤磴處。久膺香火。頗著靈驗。何妨一往禱問。遂躑躅趨前。入祠瞻眺。頗多名人題詠。生因讀書識掌故者。知卽洪崖浮邱二仙。用孫興公詩中典也。歷階登殿。一廟祝鬚髮皤然。狀態奇古。迎生而言曰。子非黃氏子映霞乎。子非欲我子意中人之踪跡乎。生駭其先知。倒地膜拜。稱爲散仙。廟祝挽之起曰。子非仙人。第住持此祠久矣。昨宵忽夢二仙謂予。明日有黃氏子映霞來此。有所祈禱。彼身有仙緣。今遭磨折。爾嘗勉力相助。記取口號四句。卽可指示迷途也。比醒。予猶牢憶未忘。故今日見子狀貌

第

二

期

相符。迎而詢焉。此仙靈所命也。子其諦聽毋忽。生亟拱手請示。廟祝從容讀云。（前生注定橋中緣。可笑癡兒計萬千。石屋洞中迷幻相。仙家妙術本無邊）生諦聆其句。吟哦環轉。不解所謂。第知己與女尚有後緣。癡兒想指痴公子言。特未解石屋洞是否匿女處耳。即求廟祝詳解。廟祝莞然曰。尙何解爲。但尋得石屋洞。則疑團盡破矣。生悟其旨。方仰眺丹崖。默計洞所在處。及顧視。則廟祝已不見。急走殿前後覓。荒林黃葉。夕照霏煙。查無人跡。知所遇者即仙人也。乃向壇前再拜而出。思老父居此數十年。必悉洞址。匆匆歸告甲翁。翁聞言。沈思良久。徐謂吾所知石屋洞者有二處。一在石梁之西。一即橋林外小溪旁巖壑幽深處。昔劉阮採藥遇兩女仙故址也。中有劉晨阮肇及女仙像。姑先往是地求之。生即隨甲翁行。

（未完）

● 筆記 怡紅漫錄

食鱸二萬尾

上虞某孝廉。傳者軼其姓名。乾隆時人。性嗜鹹鱸魚。謂鱸本美味。顧非箸鹽不可。搓以鹽。鎮以石。一晝夜即可烹食。則其肉結。其味透。佳良之食品也。自少至老。幾於每食必需。

。非此便覺無下筋處。山珍海錯。不以易也。友朋戚里之以酒食招者。必備此。某年。游杭之西湖。聞靈隱寺僧號石化老禪者。善相人。決貴賤禍福不爽。因就相焉。老禪謂公家有餘蔭。名登乙榜。終身平善。口福頗優。應食鰕二萬尾。盡此數。則天年告終。因急問僧。今其食幾許。尚餘如干未食乎。僧笑曰。公自食之。乃不記。反問老僧耶。固問之。則曰。觀公氣色。所食已近二萬。餘不及十尾。後宜戒殺耳。孝廉於是不食鰕。居杭十餘日。歸。經其門下士李生家。李即邀之留宿。且曰。聞先生將至。昨已在市中買得肥鰕數尾。殺而醃之。在杭逆旅中。倘不能飽嘗此風味乎。孝廉急止之曰。今已戒食鰕。述老僧語。李亦不敢強。既歸。忽病。數日不食。自念石化僧謂我尚餘數尾鰕未食。當無恙。既而病加劇。乃使人走杭問僧。僧曰。病不起矣。二萬鰕已食盡。使者謂自聞師言。即戒食。何云食盡。石化曰。歸途有人殺而奉之。雖不食。實爲孝廉戕此生命。其數已盈。不可禳也。比使者反。孝廉已作古矣。此事聞之上虞張士釗。余按與某太史食鴨事相類。太史喜食鴨。少時嘗夢至一處。園亭清幽。花木暢茂。竹林之外。有一方池。大可一畝餘。中畜鴨無數。旁有人。太史問何畜之多。其人曰。此區區者。咸當奉公作下酒物也。既覺。頗不爲意。其後年老臥病。一夕

。復夢至某處。園亭花木。一如曩所見者。急至竹林外。觀池中。只有鴨一雙。浮於水面。餘俱失所在。回顧則曩所見人猶無恙。因問羣鴨安往。曰。公自食盡。何乃忘之。驚而寤。急戒勿殺鴨。越二日。其女來視疾。熟二鴨爲獻。則太息曰。吾命止於是矣。未幾。遂卒。或曰此秀水朱竹垞先生事。

鴨腦豆腐

吳縣潘相國家某西席。越中名士也。待之敬。每日饋饌。必令館僮請示而後進。一日午餐。有豆腐一品。製頗精潔。食之甚可口。後館僮請示。則曰。無多喋喋。但日以昨所煮豆腐來。餘可隨廚中便也。如是月餘。偶出。經醬鴨店。見門首羣鴨未割。而頭皆破。似刀劈者。怪而問之。則曰。活取出鴨腦故。問何用。曰。某第某師爺。每食不可無豆腐。試思豆腐有何佳味。乃取生鴨腦。入豆漿。因小箱自製者。誠富貴家別開生面之異味也。某西席聞之咋舌。自念初爲便捷計。孰知暗中造孽如是。遂絕口不食豆腐。

梅花地

明夏忠靖公原吉。由尙書來治蘇松大水。晝夜經營。暑不張蓋。浚黃浦。導淫水歸於海。於

蘇浚白茆塘。劉家河。水患乃息。時有某處士居夏溪之濱。忠靖曾接見之。後還朝。以處士詩尺土寸田皆入貢更無隙地種梅花句入奏。卽命賜梅花地十畝。免其賦稅。誠一時佳話也。今訪之鄉人。無能實指其處者。石予先生有詩云。賜地聞獨十畝租。詩人遭際古來無。夏家溪上尋遺迹。風景如何遜石湖。按忠靖浚河時。有夜過唐行詩云。雲間西北唐行鎮。夜半歸來月滿船。三白青蛛欲沾酒。恐驚雞犬惱人眠。聞此詩勒石唐行鎮某廟。庚申之難。毀於兵火。迄今猶未補勒云。

蘇子瞻石鐘山記沿酈元水經注之誤

彭蠡口之石鐘山。古來咸謂以水入石罅。其聲似鐘。得名。酈元所謂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也。李渤則以斧扣石。自謂得之。如云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是說久爲蘇子瞻所笑。蘇子。作石鐘山記。以元豐七年六月。月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聞大聲發水上。噌吰鏗鞳。與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鐘相類。蓋山下皆石穴。空中多竅。風水相吞吐。涵澹澎湃。而爲此聲。因謂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自此記出。而石鐘山之論定。斷

第

二

期

然以聲之似而得名。無復可疑。曩時。里中有農戶顧某者。自江西歸。非復土音。蓋庚申之難。其年尚幼。被掠至湖口縣。十餘年始還故里也。自言在湖口久。每冬令水涸。僭人入石鐘洞。其地頗多游者。或謂其形如鐘。故名石鐘。據此則又似以形得名。余以曾讀蘇子瞻石鐘山記。不之信。後於友人處。見彭剛直公集。中有石鐘洞一詩。詩有序。辨正昔賢之說特詳。乃知農戶顧某所云非謬。然則漁工水師。雖知而能言。仍不若士大夫之見信於世。亦可慨矣。今以彭公一詩一序。并錄於後。序云。湖口縣鐘山有二。一在城之西。濱鄱湖。曰上鐘山。一在城之東。臨大江。曰下鐘山。卽蘇東坡作記處。冬潮落則洞門出焉。其中透漏靈空。亂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墜。途徑蜿蜒。如龍蟄伏。枯蛤滿峭壁。儼然鱗甲。左右旁通。曲折寬敞。天光四映。可容千人。最上層。燭而登。平坦溫暖。老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餘。峽有子洞。蛇而入。高廣可容三人坐。壁題丹房二字。旁多小詩。均新奇可喜。如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塵世無人識。又如小憩千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等句。大約皆曩時游人狡獪之作。惜無年代可考。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上鐘山亦然。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蘇子謂窾坎鏗鞳如樂作者。乃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天下水中山多矣。凡有罅竅。

風水相遭。皆有嚼啮鏗鞳之聲。何獨此山爲然。至酈子水經注之說。更不能無疑。余身歷其境。以形象意度之。故賦此詩。以待考古君子。詩曰。懸崖幽僻洞磴礪。屈曲彎環路路通。蟠以蟄龍鱗甲紫。飛來老蝠羽毛紅。天工巧劈湖山勝。鬼斧潛鑿岫穴空。頂上丹房無恙在。不知何代住仙翁。

朱淑真生查子詞別見歐陽公集

余嘗閱某說部。有云。朱淑真元夜生查子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花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楊升庵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家婦所宜耶。王漁洋云。此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作。世遂以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閱後。余卽查歐集。果有生查子詞二首。其一卽去年元夜時也。其二亦係閨情。編歐公文集者。諒無誤。茲并錄之云。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兩首情詞相類。則元夜生查子詞。當定爲歐公作無疑。不當以累淑真也。

名士騙金

第

二

期

吾蘇玄妙觀。著名全國。自彌陀寶閣燬於火。迄今有年。無修葺之者。雖嘗聞某某公捐資興築。乃仍聲銷影沈。世不乏淨修之善男子善女人。何舉不願結香火緣乎。一日。宴集某君家。縱談及此。相與慨然。時吾友陸君在座。笑謂余曰。彌陀寶閣。雖未重建。正恐如唐伯虎祝枝山之騙得重金。以玄妙觀爲名。而恣其揮霍者。或已不乏其人矣。時一座聞之。皆訝曰。有此事與否。今姑勿論。顧唐祝二公。甯有此事。子不且厚誣名賢乎。陸君曰。吾聞之吾友某。吾友聞之故老。云見某書。以其事離奇。余曾悉記之。今可一述焉。於是舉座皆曰願聞。陸君曰。唐祝二公。浪游揚州。極聲妓之樂。資用將絕。乃相與謀曰。今鹽使者課稅甚饒。可爲抽豐之計。因喬裝爲玄妙觀募緣道士。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叱之。二公曰。明公將以貧道爲游食歟。貧道所與交。皆當世賢豪長者。卽如吾吳文衡山祝枝山唐伯虎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信。請奏薄技。惟公所命。鹽使者威霽。卽命賦牛眠石詩。二公立就聯句云。嗟峨怪石倚雲間（唐）拋擲於今定幾年。（祝）苔蘚作毛因雨長。（唐）籐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不食溪邊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殺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倚夕陽煙。（祝）鹽使者得詩。笑曰。詩則佳矣。募緣何爲。二公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蘇州玄妙觀將

消 閒 月 刊

圮。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鹽使者卽檄長吳二邑（按是時未有元和縣元和縣分設在清雍正朝）資金五百。爲葺觀費。二公得檄。遂歸。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邑令。云爲道士關說。冀卽得金。二令如其數付之。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月餘。而金悉盡。異日鹽使者蒞蘇。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圮。無新葺形迹。責住持。住持茫然不知所對。召長吳二邑令責之。令答曰。奉公檄。適祝京兆允明。唐解元寅。云自揚州來。極道公爲此盛德之舉。並代道士領金。職卽與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二公所爲。惜其才名。不問也。

詩婢稱蓮

武林候潮門某宦。湘人也。有一子。好學。耽吟詠。最愛竹。所居徧植。蕭森綠玉。環繞書舍。雪月風花。別饒幽趣。以竹醉日生。自號醉竹。娶顏氏墨琴。錢塘世族女也。善畫。顧不能詩。醉竹以所詠屬和。每謝不爲。固強之。一日。出花箋一幅。則次夫子原韻二律。清婉可歌。醉竹狂喜曰。固謂卿必工此者。甯有如是妙人。而獨留缺點乎。謝家道韞。卿不多讓矣。墨琴面頰。徐曰。恁俚句見哂。乃反過譽。得不媿煞耶。其實和詩非墨琴作。乃捉刀於從嫁之婢名稱蓮者。先是。墨琴七歲上學。稱蓮方五歲。令伴讀。乃聰慧遠過墨琴。墨琴

第

讀書十年。親炙名師。所得僅粗淺之文理。惟畫筆殊工妙。性所近也。穉蓮追隨不少輟。詩詞並工。師大賞異。墨琴亦極愛穉蓮。故從嫁焉。穉蓮才既敏慧。性又和緩。惟貌少不顯。醉竹既得墨琴和詩。日要之吟詠。墨琴乃大窘。於是直告以故。醉竹不甚信。命穉蓮試之。初猶不肯。以墨琴勸。乃應命。醉竹則大賞之。墨琴有妒意。自悔前此之鹵莽。既而以事至母家。穉蓮從。墨琴密告母。乞留穉蓮。會醉竹奉父命回湘。理遺產事。稽半年。比返杭。而穉蓮已爲墨琴父母遣嫁一富商爲妾。遠去川中。醉竹知之。頓足責墨琴曰。卿何爲此忍心事。負彼并負我耶。墨琴委爲此固顏氏之婢。由父母作主。不能留也。自是夫婦情愛漸落落。久之。醉竹竟放於酒。以療亡。而墨琴受永永之淒涼。則妬之一念釀之也。有述穉蓮絕句兩首云。偷把吟箋置枕邊。綠窗深鎖抱詩眠。窺人偏有樓邊月。冷逼深宵露露天。海棠過雨倚牆陰。滿院幽蛩帶病吟。寂寞黃昏看燭炧。更和誰去說秋心。讀其詩。滿腔幽怨。那不令人魂消。述者又云。計其年。尙未逾花信也。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誦李後主語。爲慨然久之。

● 俠情
小說 慧劍

藏園

一院薔薇。盈盈向簾內人作紅笑。風來簾波震。而亭亭倩影。益顯露於銀鬚珠箔中矣。時。伊倚椅背立。環視室中。眼波流動。睛珠如秋湖鏡面之月。狸奴搖尾繞伊足下。喃喃作婆婆誦經聲。別無他賴。室中悄然。已而伊探囊出名刺曰英寰女士。呼鬟小蘇。小蘇方侍於門外。以爲多暇。出伊新製鞋。坐塔下檢花樣繡其邊。突聞呼。掀幕而入。納鞋屨中。笑迷迷顧英寰曰。姑姑。又令鬟邀陸家郎耶。陸家郎徘徊於門外之柳陰中矣。英寰嗔曰。惡。渠去不一時。曷能返。返而又徘徊不逕入。何也。去……去……汝去。汝語渠。我不復怒矣。小蘇曰。姑姑不信鬟言耶。姑姑需知陸家郎固未他去。所謂一小時。渠整整消磨於門外之柳陰中也。門未闔。渠時探首門內。笑目鬟。鬟曉渠意。乃休繡窺姑姑狀。姑姑痴立於房中。鬟卽痴立於房外。姑姑支頤於椅上。鬟卽支頤於塔上。鬟每一模姑姑狀。渠輒點頭而去。一刻又來。鬟兀自痴笑。……笑渠之痴。笑姑姑之痴。又不覺自笑也。噫。姑耶。鬟睹姑姑與渠相友愛三五載矣。花邊。月下。燈畔。窗前。固常有姑姑與渠之一雙倩影者也。顧蜜語甜甜。從未有聞反目聲也。噫。姑耶。姑姑耶。適間片語不投。姑姑何遽變色。而渠之沮喪而去。又似重有憂者何也。英寰時顏色回復其玫瑰之頰。微喟語鬟曰。小蘇。汝不知耶。我心

寸寸碎。我腸寸寸斷矣。噫。我願爲汝。願汝變個胡英寰也。小蘇聞言。色亦變。轉嚶嚶泣。抱英寰之膝曰。阿姑。胡言之震人也。鬢該萬死矣。英寰睹狀。笑撫之曰。阿鬟。誤會我意矣。我以汝小慧於我。以汝處我境。或能求解脫也。別無他意。起……起。爲我導渠入。我有要話與渠言也。於是。小蘇起。以衣角拭頰上淚痕。偷向菱花一窺。以覘乾否。然後揭簾幙出。甫下一堦。卽揚聲而呼曰。陸家公子。我家姑姑呼汝矣。

門以外。無應聲也。陸郎立柳陰中。牽柳線。行之覺甚長。面臨水。澄然。陸郎時窺其影。已而坐石上。仰天看閒雲。雲沈沈如暝。覺高麗戰耗。頻報不祥。天豈有知。厥顏亦不悅乎。繼念英寰迫我遠遊。一似絕不顧兒女私情者。噫奇矣。光輝之國旗下。我與伊雙雙立焉。國旗倒。我倒。伊亦倒矣。何苦苦迫我撐此風雨翻搖中之黯淡國旗。而伊乃蟄伏閨中。苦挨樓上花枝笑獨眠之淒涼情狀也。伊其痴乎。死。我與伊共耳。我決不遠出也。

『陸家公子。我家姑姑呼汝矣。』小蘇出門喚第二聲時。陸郎聞之矣。亟轉其首。小蘇一笑。姍姍來。又曰。姑姑教鬢語公子。伊不復怒矣。陸郎亦笑曰。伊不復怒矣。我之願也。見招乎。亦我之願也。於是扶石起。入門悄悄地進英寰之閨矣。

英寰面鏡默坐。陸郎入。窺伊背面。低聲呼英妹。英寰不應。小蘇在側吃吃曰。阿姑。陸公子來矣。英寰掉過臉兒。一笑亭亭起。陸郎迎之笑曰。對鏡理妝耶。英寰笑曰。否否。陸郎曰。然則如何。英寰笑曰。儂適以怒貌見罪於君。因思於鏡中整頓之。務期此後一笑一顰。無罪於君子。陸郎聞語作驚奇狀曰。妹言何謂。我見罪於妹耳。然希妹妹原諒我。妹而作是言。我益顏汗矣。噫妹乎。男兒不能仗三尺劍。爲國告奮勇。徒戀於牖下。誠大耻。然國事已矣。家園垂帷。將來書生未必無奇謀。噫妹乎。篤於兒女之情者。誰短於英雄之氣耶。愛國都是鴛鴦。戀枕不離蝴蝶。來日方長。會當與妹妹共謀耳。英寰聞言。默然久之。已而曰。哥言。卻有至理。妹或不解此耳。然妹有短劍。夜深常作狂嘯。妹輒爲此劍叫屈。不生於壯士之家。而辱於儒女之閣。我父在世時。嘗對我言。汝而能識人。以劍贈之。妹因又爲劍幸。幸或得贈人也。言畢。卽喚小蘇。小蘇笑曰。髮不敢取。英寰卽走近壁。小蘇復笑曰。髮來。髮來。奪英寰前。登樓。取壁上劍匣下。授英寰。英寰出粉帕。拂其灰塵。拔劍。不得出。陸郎起助之。終無效。英寰笑曰。豸豸此寶。其恐一鳴驚人乎。因復掛諸壁上。携陸郎手。出門外。步柳陰中。小鳥三九。時來窺情人呢呢作綺語。更從柳線絲絲中。瞧英寰倚

身陸郎肩上。陸郎坐石上。回想兒女愛情。真如江風海雲。不可捉摸。一小時前。徘徊于此。爲狀幾類待死之囚。而是時也。倚余肩者。非余心頭甜蜜蜜之一塊糖果耶。怒睜之眼。豎橫之眉。今何去也。微波盈盈。酒渦薄展。一笑而余心花放。又笑而余肺葉張。再笑而余之魂靈失矣。沈沈之天容。一變而班班作白羽色。潺潺之水流。由嗚咽之聲而轉似琴瑟之鼓矣。噫高麗戰事。又變佳兆耶。噫。我東征之壯士乎。東瀛小寇耳。其速掃之。免我輩受虛驚也。陸郎思至此。回頭顧英寰。英寰亦似默然有所思者。

是晚。英寰輾轉榻上。似又聞壁上劍鳴笑。風虎虎震窗櫺。燈乃豆大。逐一躍而起。熄燈秉燭觀俠隱傳。覺生龍活虎。探野摩空。紙上有人。呼之欲出。噫今日何日。國魂死矣。遼東號健兒發祥地。燕趙亦以多慷慨悲歌之士稱。奈何高麗戰耗。日形兇惡。竟無人耶。燕山黯黯。遼水蒼蒼。吾不堪回首矣。已而已而。儂愧太婉弱。讓花木蘭秦良玉諸女英雄專美於前矣。英寰思及此。覺壁上之劍益亟。一似欲破壁飛去者。擲書而起。取壁上劍下。一拔出匣。不知其力之勇者。就燭下則鋒芒已鏽矣。呼小蘇起。囑取盆水來。並石一。小蘇初不解其意。已而瞥見一綫光芒。英寰囑退。小蘇欲眠不得。但聞磨刀霍霍之聲。出自英寰圍裏。

駭甚。不覺牙齒上下相擊有聲。姑姑瘋耶。磨刀霍匕。殺陸家公子耶。殺鬢耶。抑自殺耶。姑姑瘋耶。深夜磨刀霍匕。萬一爲外人聞。禍立至矣。以伊婉弱。手乏搏鷄力。能禦人耶。噫姑姑果瘋耶。磨刀霍匕。非自殺非殺陸家郎。或殺鬢耳。鬢于姑姑。自問忠矣。或于陸公子。有開罪處乎。然而何至於殺。况忠于姑姑者。卽忠於陸公子。撫膺自問。又無開罪公子之處也。小蘇瑟縮久之。益不成寐。輕啓扉。來窺英寰。則磨刀之聲已息。惟殘燭從壁隙中透出微光。蓋英寰姑姑。已入睡鄉矣。

英寰蓋高麗人也。歷閱變事。流離而入境者。此時聞祖國在楚歌四面中。悲憤之心。轉較我國人爲切。伊勸陸郎之遠遊也。蓋器陸郎爲大器也。初不料陸郎溫文如小兒女。絕無些男子氣。失望之餘。幾欲狂矣。而是夜夢境之奇幻。尤覺出伊意外。……浩浩乎平沙無垠古戰場也。如影戲然。中軍登場矣。日軍亦登場矣。砲火如曉日。彈子如流星。當之者死。觸之者靡。乃此當之者觸之者。盡中軍人也。於是頭破者。腰曲者。腿斷者。足折者。流血如膝脂。土爲之紫。骸骨狼藉。遍地皆是。日軍揚其旗而高呼天皇萬歲。聲聞萬里。骸骨盡起。日軍人則以鎗刀刺之。刺之盡倒。血流益殷。夜深矣。日軍盡退。殘月一灣。慘伴戰鬼之魂。

。人煙絕跡中。但聞木屐得得之聲。於是伊乃大哭。則有貌似陸郎者。突然而至。相與大哭。哭久之。英寰醒矣。枕函盡濕淚痕也。小蘇晨起見之。亦以爲奇。覓夜磨之劍。猶置案上。英寰曰。爲我仍懸之於壁上。小蘇偷拔劍出。則光芒奪目。不可逼視。駭而復納之匣中。知姑姑夜磨之功夫深矣。

怪哉。日午矣。英寰猶手握菱花。理妝未休也。小蘇頻來窺探。則英寰時而挽髮作漢宮髻。儼然一美妃。時而編嬌髮辮。儼然一俏婢。時而墮馬髻。時而盤龍髻。凡伊平時所習爲之者。此時輒一一爲之。一似一握烏雲。不知怎樣挽之始足炫人者。最後囑小蘇取劍來。拔劍置案上。披髮垂膝下。光耀鑑人。如墨水之波。小蘇默默旁立。以覘其異。英寰提劍。對鏡自窺。儼然魔鬼。小蘇悚然。以爲英寰果將殺我矣。欲逃。足輒。又不敢。則嚙嚙而語英寰曰。姑姑。曷事作此態。日午矣。尙未竣妝耶。英寰不語。

室中悄然者久之。窗外薔薇花香。時時爭窗紗穴入。英寰與小蘇。似吸花香而醉者。於是時也。門外有少年焉。以門內之悄悄也。逡巡而不敢入。則又徘徊于柳陰中。聽小鳥聲

聲。頗覺刺耳。回思英寰之豪情俠氣。超於兒女之愛。白風塵相識以來。同是一樣崎嶇。美人之情。與寒士之心。自古爾爾。我與伊固不得謂之獨厚。然一旦伊偶激于大義。竟冷我以冰霜。我其何以慰美人哉。一肩行李。行耳。來日方長。會當與伊歸來溫舊夢也。……否否。……彼果欲未堵夫封萬戶侯耶。非我之願也。我以性命換愛情。愚何如耶。來日方長。報國豈一時事。行耳。看伊此刻怎麼生也。

於是陸郎悄然入英寰姑娘之門矣。低聲喚小蘇。無人應也。則躡足至薔薇花架下。聞小蘇私聲曰。阿姑。近來胡失常態。果有難言之隱耶。髮窺陸家公子。非輕薄年少也。何事逆姑姑意。而令姑姑至此耶。髮不解矣。抑或髮以侍姑姑久。自恃有小過。未必能見怒於姑姑。致有不檢之行乎。語至此。聲遂低不可聞。陸郎隱身花叢中。探首向簾裏窺。初無所睹。繼念小蘇所其語者。必英寰也。心寰作何狀。而令伊失常態耶。噫此間不可留。當逕入也。

於是陸郎悄然入英寰姑娘之閨矣。披髮杖劍而立於菱花之前者。情人耶。魔鬼耶。陸郎幾爲之退避三舍。至此欲低聲喚小蘇。亦覺喉頭有物。欲吐不能。而小蘇亦不復如昔日之殷勤矣。於是陸郎乃窘甚。久之姑喚小蘇曰。蘇髮。若姑姑曷爲作此態。英寰在側笑曰。英寰固

依然英寰耳。君曷爲作此態。陸郎聞語。不知所云。顧甚知英寰意之所在。一時殊無以爲答。而英寰且莊容顧陸郎曰。儂自謂知君者矣。今乃知所謂知者。特半知耳。儂知君而君不知儂乎。君知儂而儂不知君乎。希君子有以教之。英寰語至此。粉靨漸變色。聲亦漸嗚咽。而珠淚盈盈墮地板上矣。陸郎亦嗚咽報之曰。英妹妹乎。我不知妹妹也。妹妹之遇我。無微不至。體貼入微。可謂至矣。篋以加矣。今以妹妹一言之勸。竟不能奉命。而徒戀戀鄉曲。坐視河山沈淪。非人矣。尙赧顏立於我神聖妹妹之前。可恥孰甚。願妹卽揮寶劍。置我一死。……英寰時亦涕淚縱橫矣。然一寸壯心。未爲輓化。則舉慧劍。斬斷青絲。小蘇瑟縮不敢救。陸郎亦只得坐視。一片墨水之波。立時爲刀截斷。從此英寰頂上。不復飛上玉搔頭矣。小蘇失聲曰。妹妹。將逃空門耶。英寰笑曰。否否。青燈古佛前之小沙彌。我非其倫也。割此青絲。爲截斷情絲耳。蓋從此予與陸郎。不復有夫妻之分矣。我之夫。非書生也。陸郎之妻。亦非弱不禁風之女也。然陸郎而果不棄儂。儂願以此劍贈之跨海斬鯨。越山殺虎。他日歸來。儂固甚願執婢役。替主人脫戰袍。洗血痕也。英寰卽以手托劍。姍姍至陸郎前。陸郎起迎。伸雙手欲受之。手輒。劍墮地板上。鏗然而嘯。小蘇爲之一噤。回顧英寰方收拾割斷之

髮。陸郎已抱劍飛去矣。奪門而出。三呼公子。不見其處。

詩話 梅花詩話

石子

梅花里。在嘉興縣治南四十里。溪旁村落多樹梅。故名。吳志。梅會里。石晉時鎮遏使王逵之居也。植梅百畝。聚貨市易。今稱梅溪。亦曰王店。靜志居詩話。洪武舉人王鏞。及弟鈞。居梅會里。水曰梅溪。鏞爲朱克恭賦水竹居詩云。吾家舊在梅溪上。是也。梁孟敬石門集。有題嘉興王氏梅花莊詩。未知卽是二王所居否也。平湖沈實甫筠梅花里詩云。春色無遠近。炫眼盡香雪。環水自成村。芳鄰幾家結。負暄野老閒。故事指花說。在昔三槐裔。石晉著勳閥。榮辭北闕歸。與託南枝發。地僻聚花市。天荒闢詩窟。流觴泛酒波。揮麈霏玉屑。風流五百年。古香猶未歇。巢仍翠羽棲。枝餘美人折。更訪孝廉莊。疏影繪殘月。梅花涇。在濮川女兒橋外。湮沒已久。元濮氏復之。夾岸植梅成林。花開如雪。人稱小羅浮。明宋濂讀書臺在焉。實甫詩云。芳涇渺渺長。新漲縠紋輕。水木湛清華。得名實不忝。好事溯濮家。如畫更濡染。手植維浮種。香風逐流轉。波光鏡一匳。瑤林雪千點。侍聞宋文獻。曾此安吟箏。是時元鼎沸。桑梓苦兵燹。紅巾禍滋蔓。白版忽深掩。和羹時易遭。巡簷願

未踐。流水江南春。頽曠忽西隄。

第 二 期

梅花菴。卽梅道人之墓。元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善畫。元末隱居不仕。自題石曰梅花和尚之塔。縣丞倪璣作亭覆之。後吳令道昌修其墓。築僧舍於旁。以司香火。董文敏題其榜曰。梅花菴。有石刻梅道人畫竹八幅。實甫詩云。詩仙不燒丹。畫禪不摩頂。濁世著清狂。風流莫與並。橡林築一椽。嘉禾圖八景。景中人卽我。題石發深省。生曠玉官谷。芳躅梅仙嶺。寒香飛入夢。一臥不能醒。巍然死土壠。化作招提境。花和貝葉香。壁幻湘雲冷。千秋逸氣留。鶴唳湖天迴。瘦立長身樹。疑是高人影。梅道人題胥山句。有云。山前萬個長身樹。下有高人琴劍墓。見詩注。

梅花渡。在嘉善西郊。明刑部支如玉。與子元素允堅著書處。廣五十畝。流水環之。藝梅千樹。點綴亭臺。今廢爲壠畝。訪古者每流連焉。實甫詩云。高僧愛神駿。禪林畜良馬。高士戀寒香。瑤華藝芳野。同此姓支人。儒墨各瀟灑。隱居武塘北。文水繞其下。枕流計終老。著書謝游冶。春從几席生。墨花一鏡寫。自題王冕屋。閒結遠公社。時譜陽春曲。不愁真賞寡。鶴鳴子在陰。林下知音者。借問桃花源。何如此幽雅。沈實甫道咸時人。著有守經堂詩

集。四處事迹。均見題下自注。

漁洋秋柳韻。和者千家。後人有用其韻以賦他題者。平湖張海門詠梅花四首。亦用其韻。詩曰。珠簾千點返冰魂。古石蒼苔畫掩門。流水二分參月色。寒山一路有煙痕。故人消息江邊樹。清夢家園竹外村。只與貞松結儔侶。尊前同對阮生論。暗香細細和清霜。水碧沙寒半畝塘。屈子文章遺綠萼。范家手澤守青箱。鐵琴古屋傳孤弄。石磬中峯禮法王。雪裏蹇驢行得得。酒旗前路認幽坊。藐姑仙子五銖衣。翩渺驚鴻是也非。貴主妝梳時世少。山人眷屬古今稀。慢詞白石雙聲引。畫稿元章萬玉飛。瘦竦吟肩身似鶴。歲闌相守莫相違。玉笛聲聲似解憐。曉寒高館燭銷煙。霞光絢彩穠於綺。雲影籠香軟若絲。索句尙餘丹白想。逢春都在別離年。興來欲跨玉龍背。吟到遙臺縹緲邊。

元好問詩。梅花嬌小杏花憨。以憨字狀杏花。殊妙。若嬌小二字。未免唐突灑仙矣。

梅花鵑。賈似道所營。亦近孤山。孤山上有梅亭。乃後人爲林處士築也。震澤張鱸江士元孤山詩曰。孤山下有梅花塢。孤山上有梅花亭。兩處梅花各有主。孤山只爲一人青。張乾嘉時人。著有嘉樹山房集。

讀南匯張孟彪文虎舒藝室詩存。有張氏梅林訪十女殉節處七絕二首。詩云。賸粉零脂委劫塵。玉梅千樹表貞珉。月明環佩歸來後。仍爲癯仙作主人。靈芬何處薦疏麻。樹古池平舊迹賒。猶有存亡冢國恨。夜深彈淚與梅花。

梅花堂祀蘇文忠公。堂額卽公手題。在香山又馬嘶鎮蘇墅。明時鋤得古碑。亦有東坡田舍四字。江陰繆布廬徵甲暨陽懷古。有梅花堂一首云。陽羨田。常州宅。表乞居。計亦得。未幾乘風歸玉樓。田宅雲煙盡陳迹。何時自昆陵。移來江上履。田舍留殘碑。壁窠存手澤。我折古梅花。爲公作生日。

婁東南園鶴梅仙館。以老梅形似鶴得名。相傳王相國手植。三百年故物。經兵燹。付劫灰矣。余曩有詩云。鶴梅仙館訪南園。曾把婁東軼事傳。不謂當年詩酒地。於今十畝盡桑田。蓋其地今多植桑也。近閱太倉趙子履室武倩霞淑儀海棠春曉樓吟草。有追憶南園鶴梅七古一首云。君不見南山虬松二千尺。天矯擎空攫怪石。萬千百劫古鴻濛。半天雲作鷗鵬翼。南園老梅三百年。相國手植滄江煙。一朝幻作縞衣鶴。長頸下啄青芝田。渺渺欲破江城笛。亭亭獨立羅浮仙。人民城郭變今古。滄桑半改園林主。修廊踏徧青莓苔。夜深素影翩然來。風聲草

木警清夢。令威一去空亭臺。是梅是鶴在何處。偶墮人間原小住。我恐園中百樹梅。一齊代鶴橫空去。

老梅岩。爲洞山十景之一。金仁山先生有洞山十詠。其序略謂金華爲東南佳山。而洞山最奇勝。清賞之士。固嘗憩椒庭。航雙龍。探冰壺。窺朝真。而此山之勝。所遺尙多焉。思誠子張君。少游金華。攬奇選勝。晚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游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余。相與觀之。按十景爲高石岩。朝真洞。冰壺洞。雙龍洞。椒庭。中澗。小龍門。五疊泉。老梅岩。中峯。老梅岩在中澗之濱。石岩崎嶇。可茹十人。石際有古梅。老幹嫩條。澗水濺濺透其旁。故名之曰老梅岩。先生詩云。片石崎嶇斜插澗。橫枝愁絕淨無塵。誰從石上栽冰玉。寒谷年年遞早春。

潘煥龍讀書處。有梅四株。因續四梅花屋圖。其同年蘄水陳秋舫沅題云。吾鄉有奇士。性情妙於仙。萬花不在眼。獨與梅有緣。手種四株樹。樹樹皆華妍。偶然山月到。清影墮嬋娟。詩人當此時。徘徊思渺然。兩心結深契。人花俱不眠。我欲訪佳景。開樽待何年。

西溪在西湖北峯之陰。山水幽勝。梅花數十萬樹。白雲仙子司之。錢唐陳退菴文述有西溪水

梅花詩話

五十

仙祠詩云。雛鬢調乳鶴。溪上是兒家。澹冶春煙影。真如萼綠華。明璫翠羽蔽。管領萬梅花。

西溪居民。種梅爲業。花時不減鄧尉香雪海。故其地名花海。退菴詩云。香雪春無岸。煙波汗漫游。松壺老居士。爲我寫扁舟。美人橫笛去。花滿翠雲裘。

太僕山梅花三十里。四面臨水。亦名大雄山。退菴亦有詩云。桐廬九里洲。洲在梅花裏。約略十萬株。花開滿江水。何如太僕山。梅花三十里。(均見西溪雜詠)

梅子潭。在湖南益陽。善化賀蔗農侍御熙齡詩云。十里梅花十萬枝。花時可惜我來遲。多情仙子猶留影。照我寒江拂帽絲。賀著有寒香館詩鈔四卷。

秀水王仲瞿有聘梅除夕示內子詩。序云。湖墅梅花。以皋亭爲最盛。先一年。余種釋桃三千本。忽鄉老人年八十者。以小除夕至。叩門大言曰。君種桃耶。桃十八年爾。盍種梅。小歲亦五百歲。以問雲門。曰。我意也。盍種之。欣然往。於皋亭間得百本。皋亭之人云。我將爲君致千本。作聘梅詩云。花韞一扇花氣暢。皋亭十里梅花瘴。吳鹽聘虎金一蹄。十里美人笑相向。明珠一斛一綠珠。秋胡見金花躊躇。黃金好買花無價。說起林逋不會嫁。冰下人傳

冰上言。嫣然一笑舉帷下。月老紅絲一百株。一株一錦一珠襦。一聘九華帳。梅花意惆悵。再聘金錯刀。梅花珠步搖。三聘清冷泉。梅花小壽一千年。四聘金玉缸。梅花淡淡月雙雙。五聘雕文臺。梅花沐浴來。六聘花千縉。梅花畫手楊無咎。七聘一笛曲。暗香疏影雲中宿。八聘醇漿九聘詩。梅花綃帳月遲遲。聘罷梅花花豔豔。香魂自上移春檻。一檻移春直到門。金燈華燭滿門春。居然不是梅花夢。盡是梅妝點額人。紅羅亭子障銀紗。錦洞天中夜欲譁。占得馬塍西畔月。明朝妬煞萬桃花。先生自注。九聘各句。用羅虬花九錫語。

仲瞿又有媵桃詩。叙曰。正月十日。內子命十棗駝種梅。誌生日也。余復遣棗駝輩。以天桃千本。補未種地。作媵桃詩云。梅花帳外花初孕。九錫瑤姬一茶定。聘得江妃盡姓梅。更教南內紅桃媵。桃花紅作三歸臺。梅妃侍女來天台。自說桃花身命薄。年輕最怕風姨惡。乞得金鈴護不飛。花開又恐東方朔。崔娘醜面作華容。十萬珠幡不怕風。一媵花一命。花醫會治桃花病。再媵八品纓。門中人面劉郎來。三媵花三命。承華顏色容華籠。四媵六品官。瑤池宮殿廣寒寒。五媵五命嬌。花名一客妖。六媵媵花神。天桃四品婕妤身。七八雙雙媵。紅顏封得嬪侯命。九媵入瑤臺。一品夫人婢作來。媵罷桃花向花叫。助嬌妃子簪花笑。雙女峯頭

感夙因。會仙石上可憐春。從今一子千年熟。長與胡麻作主人。武陵源裏不須譁。好避人時且做家。分得散花灘上月。年年紅雨護梅花。自注云。九臚詩句。用張翊花經九品九命語。

● 虬叟傳

百稱

己未春。余以事至共城。職繯之暇。輒徜徉于蘇門百泉之上。逐屠沽者遊。閒欲訪其中之畸人高士而不獲。留四五日。終得一人焉。曰虬叟。年幾髦矣。望之若四十許人。天骨疏朗。龍觀虎視。居恒不稱姓氏。以髯名。栖山之陰。有廬一椽。以蔽風雨。圃數畦。以供餐殮。與世無求也。性耽酒。醉中往往演其身世。自謂幼常讀書。十年不成。躬耘耔。田蕪而黍委。遂慨然有從戎之志。時當咸豐之季。天下方多事。東南諸將。每連交合衆。重氣節。輕死生。叟心焉嚮之。乃實一橐之糧。氈帶走數百里。投湘軍。位列執戟。不爲辱也。於是掃湖湘。破江淮。擒王殲逆。叟則擐甲以從。靡不當先。卒以論功者袒私。鬱鬱辭去。迨淮軍繼興。稜威震盪。叟以向之許國者未終。烏任隱淪。且捻禍熾張。中原焦土。此大丈夫縱橫鋒鏑之稱耳。乃謁虎門。秉干戈。時賊方憑碧。壁壘森嚴。叟躍馬搗其虛。一舉卽破。從者僅四五十人。竟陷身危地。五却五進。甯被十餘創。不死。棄馬交兵。刃洞胸膈。亦不死。旣

而大軍應至。賊乃披靡捨去。若遂下焉。自是叟以創甚。請賜骸骨。留淮上者歲餘。及大難削平。論功行賞。叟笑曰。豈謂報國衛民者。乃攫此數斗祿乎。天未曉。卽潛身引退。縱遊大河南北。憑弔故宮遺蹟。悲歌慷慨。聲振雲埃。最後至蘇門。愛其泉甘土美。民俗醇樸。遂卜居焉。而今三十有二年矣。但知日月霄壤。歷歷如昔。花開爲春。木落爲秋。而人間陵谷滄桑。特未辨凡幾更耳。言次感歎。悲惋不勝。或叩以興廢。則莞爾不答。觀其磊磊高致。砥礪名號。傾風心醉。不可自己。彼歐陽公所謂一行獨立者。此其人歟。異日余方命駕。道出攬勝門。有老人憑車而式。颯然簡面。鞞腰橋尾。不復知其所逝。歸而爲之傳。以彰于世云。

● 隨 錄 醉鄉人物志

逸梅

宋潘谷飲酒三日。赴井死。

漢蓋次公人酌之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魏其侯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哉。

宋吳璩種花釀酒。賓至必醉。

唐白居易晚年放意詩酒。後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士。常成泥滯。

晉胡毋輔之性嗜酒。不拘小節。

唐李德裕平原別墅。有醒酒石。醉臥則醒。

五代廖凝宰都昌。有詩云。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南北蔡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清陳舒登蓬萊閣。憑闌觀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眇乎小矣四字。

晉阮孚終日酣縱。嘗以金貂換酒。

南北趙僧巖。以一壺酒自隨。

周程林以釀美酒得名。

隋王績飲酒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及醉鄉記。

漢揚雄家貧嗜酒。有好事者。載酒從游。

漢周澤嘗臥齋宮。時語曰。每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唐藍采和飲於濠梁酒樓。忽然乘雲鶴而登仙。

晉王璉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唐姚岩傑工詩嗜酒。有醉後青山入眼多之句。

宋守恭爲蘇東坡之詩酒友。

南北柳耆之飲酒至一石不亂。

唐馬自然飲酒至一石不醉。自吟云。昔時曾隨魏伯陽。經時醺臥紫金牀。東君道我多情懶。罪向人間作酒狂。

唐可朋好酒。自號酒髡玉壘。

晉阮籍嗜酒。聞步兵廚有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宋梅聖俞家貧喜飲酒。與物無忤。

南北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唐釋元寂俗姓高。保大中授左街僧錄內供奉。飲酒狂歌。落職後。醉死石子岡。

唐沈麟嗜酒工詩。

晉扈謙每筮一卦八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

唐焦遂口吃。醒若不能言。醉後應答如響。飲中八仙歌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

筵。

南北孔覲宋孝武欲引見。先使人覘醉醒。衆語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晉羊琇每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性奢豪。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效之。

晉周覲性嗜酒。嘗三日不醒。人謂三日僕射。

清鄒小山策杖尋佳山水。飲酒賦詩。

漢孔融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晉孔羣嗜酒。與親友書曰。今年田得秫七百石。不足了麴蘖。

宋黃友聞與郡氏兄弟。杯酒相交。

宋藍喬游洛陽。布衣白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

唐馬周舍新豐逆旅。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

南北崔浩帝嘗賜清醪醪酒十斛。水精鹽一兩。謂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其味。

南北陳暄嗜酒。其兄子秀嘗憂之。暄與秀書曰。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若不日飲醇酒。復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願身沒之後。題墓云。陳故酒徒。速營糟邱。吾將老矣。

唐李璿封汝陽王。嘗于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扶出。

唐李白醉草清平調三章。貴妃爲之捧硯。爲飲中之仙。

宋李成以詩酒游公卿間。善寫山水。凡有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草。煙景萬狀。後以酣酒卒。

宋李漬性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南北李羣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

南北孔稚珪飲酒七八斗。

絕 詩 題 畫

君博

穩穩谿流澗澗春。女牆覆蔓更通津。漁郎好自將船去。會染凌波穢上塵。
檀蛾蹙斷爲誰思。閒看江雲立少時。一片松陰吹不起。風波唯有野橋知。

● 小說 兩難 (續)

枕綠

唉。可憐我那從前的父親出外經商。畢竟難如初願。！他臨行之時。我母不忍和他分離。曾苦口的勸他。教他三思而行。別到了將來。後悔無及。這就是我母在亭子中密談時。求他原諒求他恕罪的一條理由。但是他在當時。怎肯聽從。他挾了何等樣的奢望。說下何等樣的大話。他盛氣時的言語。似乎說我不到發財的日子。決不吞聲歸來。但是他所遇的機會。竟不肯順從他的志願。別說發財。有時還不免虧本。只落得羈縻他鄉。欲歸不得。淒涼誰訴。辛苦自知。所以近幾年來。他竟音信毫無。我母也就大胆放心。沒有顧慮了。這也怪不得我母親。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別說是一個女流之輩。就是那些學問滿博道理通達的大人先生們。也不免利祿薰心。情願犧牲素志呢。

我那從前的父親出門已有十九年光景。可巧他在今年。忽得一個自天掉下的幸運兒。營業頓盛。手頭活動了許多。如今他不比得昔年。仗着年富力強。不怕天地了。他自得了一種環境的教訓以後。漸漸存心知足。想到歸宿之地。他就給我母親一信。說不日要搭輪歸家。我母親錯了主見。竟沒有將此事告訴旁人。連我現在的父親。也沒有知道。伊何嘗不日夜憂慮。如

有大禍臨頭的一般。伊原想瞞了別人。自己想出一個妙策來。去救燃眉之急。日復一日。光陰好似電流一般的飛過去。但是伊總一籌莫展。我那從前的父親却突如其來了。

那亭子中我母的形狀。着實可憐。伊淚流滿面的說道。你們做丈夫的。也該體諒青年妻子獨居的苦處。況且我不無可赦之處。我現在已有悔心。情願聽從你的主意。我那從前的父親手中牢執着一件東西。似乎這是我母開罪於他的一件鐵證。我於是知他已是第二次到此間來了。他惡狠狠的對着我母說道。我如把這件東西和從前的結婚證據呈到官廳。你該當何罪。即不然。你也置我顏面於何地。如今你且隨我出去。立刻出去。！還有我的兒子。應該還我的。立刻去喚他來。我在窗外聽了。身子不覺顫動起來。我母似乎遲疑了一會。才開出門來。伊一見了我。就含淚說道。你的親生父在此。你且去見他了再說罷。伊挽着我的袖子向裏便奔。面色一半兒是悲傷。一半兒是羞慚。他對我打量了一番。就對我說道。你可知平日你誠心孝順的人。和你有不共戴天之讎麼。我限你在三天中用手鎗中的彈子。穿過我那傷天滅理的朋友的胸膛。唉。這是什麼話。！這是何等樣可怕的事。！但這是親生父的命令。據我母親說。我是他的親生子。當下我那親生父。強迫我答應了。說你如不照辦。你定是受你母親

第

二

期

的指使。就見得你母親沒有懺悔的誠意。那我定把手鎗中的彈子。穿過你母親的胸膛。他說完了。立將我母領出門去。帶回他的寓所中。他們倆去不多時。我那現在的父親就回來。他不見了我母親。立時問我伊那裏去了。我只得推說伊的新朋友。來邀伊同去聽戲了。暗地裏却想他原來是一個有大污點的慈父。

此時我心亂如柴。毫無主意。殺人雖是一件兇險的事。却也並不煩難。可惜我從小兒沒有殺過一件生物。就是一鷄一狗。而且我是一個天下最笨的人。稍難些的數學問題。尚不能解答出來。何況這樣不韙不恥的人倫問題。親生父的命令是應該服從的。不服從便爲不孝。親生父的讎寇。自然和我勢不兩立的。但是養活我生命。輸給我教育的。是一個天地間莫大的恩人。孝順母親的兒子。必不毒害母親所最心愛之物。我這樣的想了足有一晝夜。總覺得左右爲難。莫衷一是。我形式上照常到畜牧場中去辦事。心思直不在所辦的事上。我那現在的父親。那裏知道我已被人迫起殺他之心。兀自爲了我母親一去不歸。在那裏咄咄駭怪。我母有幾個住在本埠的女朋友。往來的蹤跡本很密切的。有時他們來和我母閒談。時晚了留宿在我們家裏。有時我母去住在他們家裏。所以伊久留在外。也算不得是一件特別可異的事。只

是這回伊出門。沒有親自回他。致引起他的疑竇。他放心不下。吩咐幾個僕人到伊相知的地方。到處去尋找。我在旁邊冷眼觀察。覺得他自身或者不能免禍。却還鬧這種沒用的獸氣呢。

唉。我已覺得自己是一個最不中用的人。！我既不能知道自己的從前。我又怎能顧到他人將來的結局。譬如我是一個命該天壽的人。譬是我是一個落地便給父母處死的私生子。我決意走上那條絕路。自殺。！我非不知這是一個可憐的結果。愚笨的計劃。但是依我私見。除此以外。沒有旁的法子。可以解決這個兩難的問題。

我將這段故事寫給讀者知道。是要徵求讀者諸君的意見。用聰明的方法。爲我解決這個問題。怎樣才可以免此一死。而且兩全其美呢。誰有資格中選的。就可以到本埠三二號街律師拜爾辦公處去。領那五百塊錢的獎金。」

這篇文稿不像普通的告白。竟像一篇耐人尋味的小說。其中言語。拉雜不經。讀報的人起初以爲那一個滑稽家掉的玄虛。但是仔細想來。爲了無謂的遊戲。肯犧牲偌大一筆告白費。天下沒有這樣的一個獸子。而且律師拜爾是假託不來的。五百塊錢的獎金是益發假託不來的。

讀報的人不知這篇告白中的『我』究竟是誰。律師拜爾却知道就是那三天前來上他門的包齊。他雖是個思想靈敏的人。可也沒有希望那筆獎金的能力。他讀完了這篇告白後。翻讀本埠新聞忽見某處有一少年自殺的消息。少年身邊的名刺上。正印着包齊兩字。

著者將此事介紹的責任完了。也只有吐舌搖頭。沒法可想。要是讀者真能解決這個兩難的問題。著者定將律師拜爾處的五百塊錢。介紹到讀者袋裏。

(完)

● 筆 海天雁影樓刺墨

楊九娘廟

天遂

嘉定某鄉有楊九娘廟。相傳九娘乃一孝女。其父楊純。田舍翁也。盛夏天旱。父命九娘徹夜守桔槔。蚊攢嘬之。九娘不易其處。遂以羸卒。土人哀之。爲立廟而祀焉。按此事與露筋祠相類。一以貞。一以孝。皆有特異之性。王西莊鳴盛先生露筋祠詩。亦稱及九娘。詩云。霧鬢風鬟別樣妝。靈旗肅肅捲斜陽。故鄉燈火雞豚社。也賽叢祠楊九娘。又西莊先生有練祁雜詠六十首。其二十三首亦詠九娘事。詩云。樺柳陰濃帶夕曛。林塘詰曲水沄沄。移船楊九娘祠宿。葵扇輕揮豹脚蚊。或云。九娘廟無蚊。雖炎夏之夕。一蚊不見。神爲驅之矣。吾鄉去

嘉定不及三十里。俗多相類。凡寒食節。家家用紅牋一條。書寒食清明叫九娘九娘一去不還鄉十四字。倒粘於庖廚屋壁。謂可辟馬蚊蟲。不知何解。余疑其始殆好事者戲以辟蚊。後展轉沿訛爲辟蚊之用。未可知也。然則九娘一去。或當作一驅乎。

練祁雜詠其中援引多邑志所未載

嘉定王西莊先生練祁雜詠自序云。嘉定之爲縣。本宋崑山東境練祁市。寧宗嘉定間。析置縣。卽以紀年名之。予家先世崑山。先大父卓人先生移居嘉定。甲戌春日。京邸無事。偶懷故鄉景物。攬撫舊聞。作絕句六十章。其中援引。多邑志所未載。後之采風者。或有取焉。茲錄若干事。并及題詠。宋開禧間。孩兒橋北。徐公釀酒。屢耗。疑之。一夕露坐。見小兒數輩。踵而逐之。至橋忽滅。始悟橋關所琢石孩爲祟。鑿斷其趾。怪遂息。元楊維禎有詩。先生詠之曰。汀花岸岸拂漁蓑。處處春城蕩槳過。聞說石孩曾盜酒。至今橋畔醉人多。大場農家婦。初未讀書。臨沒。忽向夫索筆硯。題云。當年二八到君家。刺繡無心只績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先生詠之云。輕舟舴艋獨沿洄。麥浪初翻蠶豆開。少婦青裙蘭葉鬢。無心刺繡織麻來。鬼車。鳥名。向南啼爲進窠。向北啼爲出窠。諺云。出窠風。進窠

雨。先生詩云。秋河絡角月如弓。茅屋疏林遠火紅。叫斷鬼車驚客夢。進窠有雨出窠風。金兀朮渡江。韓蘄王以三師邀其歸道。一師駐江灣。土人往往掘得古瓶云是軍中酒器。詩云。玉帳雲屯安在哉。飄零大樹亦堪哀。軍持掘得荒原裏。沽取村醪醉一杯。韓蘄王建旗石。今在江灣。詩云。片石蕭然臥水涯。何當敲火任重兒。摩挲未忍匆匆去。曾建元戎五丈旗。白鶴村。唐王可交遇仙處。旁有昇仙墩。張昉詩。昇仙墩對侍郎橋是也。先生詩云。吳淞江頭白鶴村。侍郎橋畔昇仙墩。仙翁已去無人問。斷壘荒畦月一痕。袁山松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恩寇滬瀆。害山松。事見晉袁瓌孫恩二傳。今滬瀆在城南四十里。臨吳淞江。詩云。滬瀆遺墟滿綠蕪。東吳內史漫捐軀。不知陵谷銷沉後。還有沙中折戟無。紀信廟。在吳淞江上。王彝有神弦曲。綠字常宗。邑人。自號媯媯子。高青丘爲作媯媯子歌。詩云。黃屋東門事可悲。獨留遺廟颺靈旗。村巫教就神弦曲。猶唱媯媯舊日詞。元元貞閒。民家鑿井得龍骨。楊維禎詩。黃岡之士鑿層層。枯骨專車幾劫崩。先生詩云。枯骨專車歷劫沉。海桑幾度歲華侵。一帆今日秋江路。惟有蒼蒼蒲稗深。安亭在城西南二十四里。顧浦在安亭南。有歸震川故居。震川別安亭諸友詩。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先生詩云。

消 閒 月 刊

。安亭村徑傍清渠。顧浦空塘竹樹疏。獵獵朔風寒水上。無人知是震川居。黃渡相傳春申君
曾渡處。明袁凱重過黃渡有感詩。馬家宅畔無喬木。徐氏門前芳草多。留得白頭漁父在。年
年長笛送滄波。馬徐二姓。蓋是時巨族也。先生詩曰。春申古渡夕陽多。低蓋烏篷曬綠蓑。
笑指妻兒閑結網。自吹長笛送滄波。南翔寺。天監間建。元蘇大年詩。行人欲問前朝寺。古
檜蒼松滿夕陽。見翟校練音。宋僧居簡詩。風裊經幢石。蓮開品觀花。見北礪集。元顧瑛詩
。此生自是逃禪者。箸我雲深第一房。見玉山璞稿。先生詩云。古檜蒼松倚夕陽。花宮突兀
自蕭梁。憑留拳石經幢在。嵌向雲深舊曲房。檀園。李長蘅別業。錢牧翁題長蘅畫詩。橘花
寒食橫塘路。絳淺紅輕蕩槳遲。見有學集。先生詩云。檀園遺址剝苔斑。疏柳歸鴉一抹山。
還似當時寒食路。紅輕絳淺畫圖閒。留光寺。舊名顯慶。在南門外。元僧善住詩。機棹逢精
舍。松扉晝不扃。先生詩云。一村吉貝一村秧。十里沙灘十里岡。指點城闌看漸近。松扉兩
扇認留光。程孟陽有晚發小婁塘。婁塘夜泛詩。婁子柔詩。種魚塘上連村樹。低水橋邊兩岸
花。先生詩云。小婁塘接大婁塘。獨速衣輕上野航。綠樹連村花兩岸。船頭已入水雲鄉。正
月十四日。以糯米投焦釜。爆成花。曰米花。十五日夜擊鑼鼓曰鬧元宵。以高炬照田中日照

田蠶。先生詩云。新春愛嚼米花甘。聽鬧元宵興倍酣。高點綵燈千百盞。年年此夕照田蠶。冬至後九日爲一九。以九九讎寒暄之節。諺有云。一九至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樹頭吹颯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先生詩云。一九二九征雁飛。三九清霜秋葉稀。四九夜眠如露宿。催裁藥布（邑出藥斑布）製寒衣。晉咸和間。吳國內史虞潭築捍海塘。元倪瓚送張德常同知嘉定詩。城樓近瞰吳淞月。墩館微霑滄海雲。見清闕閣集。先生詩云。捍海塘邊碧四圍。蒼茫暮色散煙霏。登樓試眺吳淞月。萬頃沙明一鷺飛。鄉塾每以七月開館。至冬則散。謂之秋學。元鄧文源送俞觀光赴大場義塾師詩。稻梁秋足飛鴻外。燈火涼生積雨時。先生詩云。草屋三間近水湄。整襟據案一村師。兒童幾輩開秋學。正好涼生積雨時。二黃先生祠。祀陶菴偉恭兄弟。中懸畫像。西林菴。二先生自縊處。西隱寺空翠亭。有古松二株。吳梅村詩。絕頂危巢鶴。奔枝破壁龍。先生詩云。二黃香火影堂供。一徑西林碧蘚重。可惜古松空翠畔。不移此地看成龍。嘉樹堂。強瓊故宅。楊維禎記。野芳堂。浦氏別業。貫雲石記。宋邑人孫載重九詩。未有金貂來換酒。可憐黃菊爲誰香。先生詩云。強家池館浦家堂。水檻風亭一半荒。寂寞尋秋何處好。漫憐黃菊有寒香。按上錄不盡依原次。有補錄者。故多

錯出也。

● 小說 古井

卓·呆·

吉生的住宅。雖是租的。却已住了十七八年了。這十七八年的歲月。過後看看。似乎很短。但是回想其間社會的變化。事物的推移。竟令人驚得眼睛都要圓了。活社會的事實。他比走馬燈還快。一點沒有停止。從全世界看來。忽而戰爭。忽而革命。忽而反叛。於是便引出暗殺。虐殺。陰謀。騷擾。罷市。逃竄。亡命等種種不祥事來。在我們人類界的背後脅迫着。驅入那戰慄。恐怖。不安。黑暗的深淵中去。吉生雖是不過世界上的一個人。真如滄海一粟。然而他的周圍。在這十七八年間的變化推移。也不能說小。很有極激烈的曲折。波瀾。動搖。使他柔弱的肝腸磨練過。

十七八年間。他只是住在這孤屋中。在吉生也是很苦的堅忍了。他也不想發展一尺一寸。他負着這住宅。如不厭不倦的蝸牛。昇到竹葉背後。自己却以為自己能力偉大。其實照此下去不獨現在住的這舊屋。就是住在屋中的自己。也除了等他自腐外沒有他法。

第

二

期

吉生的父親。遷入這舊屋後。第三年死的。到第五年。吉生一粒種的愛兒。纔從中學畢業。又是不幸短命死矣。好得近八十歲的老母與糟糠之妻。都很健全。父子一死。吉生心裏的變化。旁人萬萬瞧不出。後來十幾年在某政黨的機關報館任筆政。不料爲着某種事情。忽然解散。他直接生活上受的變化擊打。也是使他彷徨在活社會圈外的一個原因。當時他還托人謀同樣的業務。但是他的年紀。已經遲了些。要與那些二十歲左右血氣盛的人一同做事。有些難了。他單純的貧窮雖覺苦痛。在那他人的壓迫。嫉視。束縛。譎詐。虛禮渦中。常做那屈辱的動作。他覺得更爲悲慘。他以爲是人類最無味的事。以後決計不願去寄人籬下了。

不料歐戰以來。物價突然騰貴。連這舊屋。比初搬來時。約漲了四倍房價了。柴米油鹽。沒有一樣不貴。他每每想到這裏。往往非常憤慨。然而他的憤慨。也毫無效能。他有個陸軍中將的母舅。還有幾家富裕的親戚。他富由他去富。我窮也只得自己忍耐着。除有大事外。概不往來。於是自然生活一天難似一天了。

以爲只消有了紙筆。生活費總可以從頭腦中湧出來的。但是今日吉生的頭腦。思想源泉已乾涸。這却有種種原因。第一是離活社會遠。觸活趣味少。生活一難。便無力買新書了。還有

一種重要理由。無論如何。總是爲着金錢主義。提起筆來濫作。要沈靜的著些深富人生味之佳作。事實上竟沒有思想的工夫。每每聽得了今天是十四。今天是三十的算賬之聲。吉生慄然的如火簇在腦中亂攪。並非他怠惰。現在的吉生是竟連執筆濫作的勇氣也沒有了。往往終日呆坐桌前默思。把那光陰空費。他母親說。你終日坐着。身體很有害的。他一想倒不錯。然而也不想把什麼地方做了目的去運動運動。不過到這種時候。吉生一定到外面去走一躺的。他走出門外。自然走不到二里路的。從門口起。約走一百多步。右面坡上有個小泥堆。下面還看得出有坍塌的石脚咧。堆上倒是一片空地。面積約有五畝光景。因着他高高的。倒可以眺望四面。有樹根大石等物。可以充坐身的東西。吉生就無意識的走到泥堆上。把桌前呆坐的姿勢。又搬到樹根上來了。說也奇怪。這習慣他倒漸漸深咧。起初還不覺怎樣。不過四邊風景。四季的天候日光。雲的往來變化。倒很有些詩的趣味。有時還有那無主小犬。跟在自己背後。搖尾乞憐。就是在短時間內。也很可以忘却疲勞的精神。喚起清快的氣分。總之吉生對這無主的荒地。倒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可親之態。一日之中。必有二三次。雨天特地張着傘。來訪這荒地。不獨觀覽四邊的景色。還可以下望那小街上各種行人。也能慰我一二

第

時間的無聊。數月後。往往說我若一朝得志。金錢可以自由。必定買這空地來造屋。這也並不是他的野心慾望。吉生對老母與老妻也如此說他的希望。可見他對這荒地上執着心的昂奮了。如有人問這荒廢不便的泥堆。有什麼價值。吉生也一定沒有回答此語的材料。但是吉生的精神。宛如被這荒地迷住。與年輕人被女色迷着一般咧

二

有一天午後。好像要下雨了。吉生照常走到泥堆上。灰色的天空。低垂到樹梢上。眼下的展望。不過晴天的三分之一。某公司總理住着的一所新洋房。比着自己住的那僅從梧桐樹旁露出屋頂來的舊屋。真覺得太可憐了。他非常不快。洋房隔壁。是某政客的住宅。附着一個廣大庭園。斜對面一所高聳雲霄的大建築物。是某女學校校舍。乃收容多數花也似的少女教育之所。却是不可少的。這前面。新綠之中。火也似的露出紅磚瓦來。這是什麼。此乃股票商某人的住宅。同是一個國內的人類。貧富相差太甚了。無論怎樣把手足伸直。身體總占不到六尺地。一個人要用這城廓似的住宅何用呢。吉生見自己的房屋狹小。周圍的住宅。家家都很宏大。不禁有些不平了。

自然這些不平。也不自今日始。不過今日天氣陰鬱。更使他的頭腦混濁了。那三十日的一個大難的日子。又如提着鐵棒。在背後等着。他想到。但是這泥堆很愉快。有了這麼高。無論是誰家高廳大屋。也在我下面可以瞧見。豈不愉快。我一定要買這空地。就是極小的房屋。也要造他這麼一二間住住。吉生並不是空想。當真在那裏切實的希望着。說道。錢也不要多。有二三萬夠了。吉生見旁邊也沒有什麼人。不覺吐出這句話來。忽然覺得有人牽他的衣袖。并且同時聽得有很低的聲音。叫聲先生。吉生大驚。回頭看時。實在是個女子。年約二十二三。吉生正在想着自己的事。倒突然被這美人一驚。又覺得這附近從沒見過這樣的女人。也沒道路。到這種地方來做什麼呢。却很奇怪。吉生便問道做什麼。那女子帶着幾分羞。說道。借問一聲。這一塊高的空地。以前不是姓鄔的住宅麼。吉生道。不知怎樣。我倒不很曉得。吉生當真不知道以前的歷史。這女子不能滿意。也沒法。但是接着說道。大概是此地。不過變得很多。看不明白咧。這女子又對着中央的幾棵老樹。似乎在那裏追懷往事。大有依依不捨。不肯下去的樣子。此時雖還不到日暮時分。那黃梅時節的陰重空氣。罩在泥堆前後。宛如已經日暮。吉生在黑沈沈中。瞧着這女子白色細長的臉。很覺有一種寂寞悲哀的感觸。

(未完)

瞻廬

諸文 天問

緊吾民之困厄兮。欲控告而何從。念勞苦之呼所生兮。斯貧窮而籲彼蒼穹。歎碧翁之善醉兮。常營騰而終古。倘一開目而下顧兮。亮亦見矜夫愁苦。結靈臺之幻想兮。思來軫之方遯。窮太空之元化兮。將囊括而優游。動緊急之提議兮。豈升天之無梯。試天閻之一叩兮。有重大之問題。况二十世紀之開明兮。宜一回夫天視。雖所要求之創格兮。自進行而可至。吾民欲羣游夫金星兮。希獲利之過於巨商。將負擔纍纍而言旋兮。勝騎鶴而上維揚。如掃雪片而稀皚皚之白銀兮。猶收菜花而羅燦燦之黃金。既捷足而先入此金窟兮。知繼踵者之有同心。吾民又欲羣趨夫木星兮。聞林業之可以致富。取大木而爲工師兮。築巨室而台度。彼東三省之林木兮。已榮茂而森森。倘得取材於木曜兮。更何羨夫鄂林。吾民又願遠涉於水星兮。思大興夫海軍。朝夕循習於水中兮。豈潛艇之足云。歸而用武於島國兮。調百萬之水師。俾五尺之童奴盡爲魚鼈兮。可決水而淹之。吾民又願羣登彼火星兮。更鍛鍊夫火器。既沒水而不沉兮。兼能入火燄而無忌。縱彼槍礮之善火攻兮。已數見而不鮮。能生活於火中兮。豈區區

之爲患。(平聲)吾民更思一游於土星兮。爲國外之殖民。有土斯有財用兮。更何慮乎民貧。况我國素號務農之古國兮。宜盡力於耕稼。製陶器而成磚甃兮。起萬閒之廣廈。吾民更欲騶駕於月球兮。入廣寒之法宮。一聆霓裳羽衣之仙樂兮。思改良夫伶工。移丹桂而徧植人間兮。自得人之歡迎。更借吳剛之巨斧兮。斫彼瀛海之長鯨。吾民更期接軫於海王兮。興漁業之公司。比入水產之學校兮。當百倍而勝之。通海底之軍用電綫兮。語龍宮其無恐。俾蟹將蝦兵咸備戰兮。向海王而告奮勇。吾民更願上翔於天王兮。定大變乎上古之文章。昔鶴一鳴於九皋兮。聲直徹乎天闔。謂天與人之感通至捷兮。想天王之自吾民聽。(去聲)本素衷以上訴兮。夫何嫌而何病。苟許吾民以如上所請兮。當豫備夫飛機。或建築最長之鐵軌兮。將駕車而振衣。縱罡風狂扇而烈烈兮。懷定風之明珠。縱數萬萬里之迢遙兮。曾何能阻吾馳驅。昔女媧氏鍊石補天兮。若行其所無事。卽七十老翁之移山兮。亦告成於有志。不觀夫精衛之填海兮。銜小石而成功。彼微禽猶孜孜而無倦兮。人固當舉手而從容。闢未來之世界兮。在同心而戮力。問彼蒼作何答詞兮。要亦勉吾以各盡天職。

● 彈 詩 紅繡鞋 (續)

紅繡鞋

飯牛

七十三

第二回 託病

長日如年。春倦懨懨。迴腸絡索如煎。教儂若樣挨延。咳。今日三月初三。本爲上巳良辰。又值清明佳節。正是百年難遇。一世難逢。東隣姊姊馮麗碧。承渠不棄清寒。約我同往西子湖頭。飽看春色。稟告慈親。放心前去。不料母親固執成性。非惟不許與麗碧姊姊同遊。反得一場訓戒。須與絕交。奴想馮麗碧。學問高超。門楣顯赫。與之聯絡。似不愧慚。人且冀與相攀。求諸不得。母親偏擬斷絕往還。未免矯情太甚。時光不早。想必馮家姊姊。敢待要來。他若來時。變言不去。這一番殺風景。掃人清興不少。到底如何是好。嗟。有了。妙呀。一不傷情。二不惹氣。三不勞力。四不耗財。只有負此大好春光。爲可惜耳。趙素珍。趙素珍。虧你想得出這般面面都圓的好計策也（唱）老天不測起風雲。翻覆無常陰與晴。旭日當空光繖滿。沉霾傍晚雨傾盆。（帶白）俗語說得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奴何妨推託咽喉痛。內病人家看不清。素珍是。打定裝腔新主意。倒身側臥繡床衾。忽聽得樓下人聲嘈雜處。素珍小姐靜凝神。如是東隣麗碧到。問儂阿弟小連城。說話不多三兩句。聽馮小姐撥登登就此上樓坪。匆忙脚步無停頓。踏上扶梯十八層。纔上樓來高喚起。姊姊連聲叫素

珍。叫聲未絕，繡帷啓。飛聲快步進房門。素珍小姐是。假作招呼音語細。強抬身半側靠床衾。
。(白)馮小姐走進來的辰光。一團高興。原想趙素珍必早梳裹停當。一來即去。現在看見他
如此情狀。倒也莫名其妙。心上不覺一怔。緩步走到床前。但見趙素珍小姐。淡黃生面。喜
紅銷唇。目咽秋波。眉橫春嶺。口欲宣言囁嚅。耳與綉枕厮磨。有無窮之酸苦。難話之憂愁
。麗碧原是放浪女子。想不到趙素珍經了慈堂一番訓斥。因此託病不出。麗碧看他這般情狀
。正是有興而來。敗興而歸。說素珍姊。你前兩日身體清健。昨日也仍高興。爲何今日驟然
間生病起來。可有寒熱。說了此句。走近一步。將手伸到素珍頭上摸了一摸。覺得似乎有些
寒熱模樣。麗碧道。素珍姊你有寒熱了。快些安心睡覺罷。或是請個郎中來診診詠。吃兩貼
風寒藥。就會好的。真無趣極了。千不生病。萬不生病。偏偏今朝要去白相。碰着你老娘家
困倒起來。真是觸霉頭。素珍姊。奴要去哉。僚保重偕。奴明朝再來望僚罷。素珍聽得馮麗
碧說有寒熱。心中倒是一樂。以爲這番假妝生病。被我瞞過。但是母親說要與弟弟雇船遊湖
。我亦只得不去。倘使去了。在湖上遇見了他。豈非笑話。方纔馮麗碧來叫你。你是生病。
你與自家母弟出來遊玩。難道病就好了。這是斷斷不能去的。打定主意。勉強做出抬一抬身

第

二

期

。欲扒起來送送麗碧。這位麗碧小姐。是新派學界。自由人物。一雙綽板大脚。早已連髮帶綳的出了房門。十八層樓梯。勃崙崙一索線走完。一霎眼人影不見了。麗碧已去。遊湖不提。話分兩頭。書中要說到趙家小少爺素珍小姐的令弟連城。孩兒性質。本好嬉遊。今朝清明放學。聽得母親許他與姊姊雇船同去遊湖。豈不歡天喜地。只等吃飯出門。於是奔出奔進。奔到廚房裏來僱用八張媽媽燒飯。再趕到樓上來催阿姊梳頭妝扮。走上樓來。來叫阿姊。樓上是靜悄悄肅靜無聲。走近床門前一看。只見阿姊素珍。背向外。面向裏。睡着在牀上。這小孩子那裏懂得內中的奧妙。曲折。遂即高聲喊了幾聲阿姊。素珍被他吵鬧不過。勉強回報兄弟一聲。(唱)連城弟呀。喜得今朝放學辰。暮春上巳正清明。桃花朶朶紅如錦。楊柳絲絲綠嫩勻。西湖好景言難盡。你且跟隨老母親。遊賞六橋三竺去。歸途便謁岳王墳。弟弟呀。你休來與我閒糾擾。奴今日無端病染身。你快下樓秤告訴老娘聽。(白)連城小孩子。一心想出外遊玩。現在看見阿姊臥在床上。忽然有病。并且姊姊教他下樓告訴母親。他自然奔下樓來把阿姊的言語來上稟生身。這位憚氏夫人。是老古董生性。本在料理衣裙。欲携子女婢僕。喚一小舟。到西湖遊賞春光。也算從從兒女之興。因為攔住素珍。不許與馮麗碧同去。敗

了年輕人的高興不好。故而端正吃飯。飯後即便動身。素珍走上樓頭。認他換衣梳洗去的。現在聽得兒子連城來說姊姊臥病。大爲詫異。方纔來說要與馮麗碧作伴同遊。興沖沖何等高致。阻住了不許與麗碧同去。頓時會想出花樣。變起病來。難道這疾病。恭候在門口。一生就生的麼。十六七歲的小鴉頭。膽敢假裝使性。違背母命。這違了得。連城。你快奔上樓頭。叫你阿姊把病好起來。吃了飯。吾們一家兒同到西湖。快快活活的遊玩一週。早去早歸。(唱)連城聽。上樓杆。高高阿姊叫連聲。說道母親喊你樓頭下。飽餐午飯一同行。交代你病源忙好起。不必裝腔使性臥床衾(表唱)素珍聽。淚雙零。母親你太不近人情。麗碧與儂前日約。阿儂一口早應承。今日他來相約去。奴費了無窮曲折心。推託咽喉寒熱病。隣家姊妹免傷情。倘晚來再到西湖去。相逢狹路惡時辰。奴將何面目見他人。素珍正在難言處。忽聽得簾前脚步聲。走進廚娘王大嬸。叫小姐快快下樓坪。說夫人大發雷霆怒。憤氣衝冠透十分。不知小姐因何事。觸犯慈威侍怎生。可憐趙小姐。含淚抬身起。強移蓮步會萱庭。假裝笑臉櫻唇啟。細語輕輕叫母親。但見惲氏老夫人是。餘怒未消顏發赤。身傍掩泣有小連城。欲知發作如何樣。且住三弦停一停。

● 小維新小史 (續)

煙橋

第三回 落拓不羈課堂大囑 牢騷滿腹寢室狂吟

上元看燈節過後。那松澤學堂。早預備開學。各地報名的。也有三十餘人。陸堂長出了一個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說。考試那一班學生。有的做了六百字照例完卷。有的充搔首踟躇。費了三四點鐘。纔有三百餘字。只得覷覷着交卷。陸堂長仔細看過。把文字清通的排在甲班。以次分排在乙丙丁三班。到了正月二十日。那天門前掛了兩面黃龍大旗。禮堂上設着萬歲牌。兩縣知縣。先後乘轎到來。一同行了三跪九叩禮。照例說了幾句勉勵的說話。就去了。陸堂長就懸了一塊示牌來。上面寫是

堂長示 自二十一日起開始授課。諸生各宜潛心向學。以宏造就。如有違犯堂規者。記過不貸。此布

一宿無話。到了明天。第一課是陸堂長的修身課。講了一點鐘的業精於勤荒於嬉的規矩說話。滿堂學生聽了都有些厭倦光景。一聽得鈴聲鏗鏘。如逢大赦。下一課是一位經學家。姓張名敬亭講的左傳句解。類考叔純孝一段。說得興高采烈。好像說書先生。加了許多插科。自

然娓娓動聽。聽得大家津津有味。只恨着時間太短。竟又搖着鈴了。再下一課。是那位英文教習時鏗人的英文。把愛皮西提念六個字碼。翻來覆去。念了幾十遍。那班學生仍是茫無頭緒。還有幾個一味胡鬧的。東問一句。西答一聲。竟像茶坊酒肆一般。那位時先生。勉強敷衍了一點鐘去了。過了幾天。有一個甲班裏的學生。姓金名昌化。他的才學。狠有過人之處。進來時那篇文章。看得陸堂長狠爲得意。派他充了甲班班長。所以同班的都狠服從他的指揮。有一天又上那時先生的算學課。正在黑板上算那三七二十一四八三十二的題目。有一個丁班裏的學生王之傑。在那末一排座位裏邊。細嚼那醬鴨。一個荷葉包裹。還吃剩二塊腿骨。有幾個馴良的使眼色叫他藏過。他兀自不理。還是舐嘴匝舌的細辨滋味。那級長金昌化。見他吃得起勁。便走過去。從背後輕輕地把他手裏餘骨搶去。四下裏都大笑了。時先生聽了。迴轉頭來見了大發雷霆。說道你們這輩子真是頑物。從前書塾裏的惡習。此地是不行的。我要去告訴堂長。重重的教訓你們一番纔是。昌化道。我是爲着王世兄得意忘形。太不雅觀。所以去搶掉他。王之傑道。這却不能自圓其說了。他難免不是貪饞。要想分肥。昌化聽了追過去打他一下。那時王之傑正想還手。忽被隔座的一個同學抽着辮線。一拖幾乎跌得四脚

第

二

期

朝天。可巧鐘聲響了。就一哄而散。但是大家都懷着鬼胎。以爲這一鬧恐怕時先生要去告發了。就中有一個消息靈通的叫費英。說道不怕他。他有一樁壞事在我肚裏。我們不過記了一過罷了。若把那事說了。恐怕不能再保飯碗了。同學爭問他什麼件事。費英道。前天星期日。天將晚了。我從縣前街探望親戚回來。看見他在着一家私娼的門前。同着一個半老徐娘。說說笑笑。很是親熱。後來見他不好意思。纔說了一聲再會。走開了。這件事。我們可以塞其口。大家聽了。齊說道好一件抵押品。昌化道。不如寫了一個字紙送給他。教他知難而退。豈不弭禍於無形麼。大家又都說了一聲好。當下費英便寫了一封信。外面很冠冕堂皇的普通信件模樣。裏面只寫十八字

今日之事若告訴。星期所見必發表。留意留意。

將信封好。偷放在他寢室裏。過了一天。不見動靜。知道已奏全功了。從此以後。學生對着時先生。益發勢無忌憚。這是後話。時光倏忽。又是暮春三月天氣。星期六的夜裏。照例是不上課的。本城教習。都回去享家庭之樂。有幾位富於感情的。沽了一壺酒。買了幾色菜。在寢室裏邊。淺斟細酌。那作東是一位富家子弟姓邵名承康。同席的是金昌化顧道生王家俊

三人。那昌化同着家俊。思想最新。時常把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嚴復的天演論翻閱。所以民權民族那些主義。也有些明白。只得胆小。不敢在人前昌言狂論。如今喝着酒。不覺有些高興起來。天凡酒是助人興奮的妙劑。所以李太白斗酒百篇。文思源源不絕。却又是添人愁緒的惡魔。所以阮步兵醉後痛哭。清狂如許。如今幾個都是中年哀樂未深的人。只發些空議論罷了。昌化道。長言之不足。不如詠歌之。我們各做了一首七絕。略見胸襟。將來可以寫成一幅宿舍聯吟圖咧。承康道。昌化又在掉交袋了。我們喝酒是消遣的。爲什麼又要尋苦呢。家俊道。春光大好。如此方可不負。我先來首唱。當卽高吟道。

難得黃金買少年。莫將煩怨上眉尖。酒澆塊壘原非易。借此陶然卽是仙。

昌化道。第一句似乎前人成句。況且通體意思。竟是一個酒徒面目。我來說些大話罷。卽吟道。

男兒四海可爲家。事業無涯生有涯。安得千年名不死。勝爲人役一蟲沙。

道生聽了拍掌大笑道。昌化直是桓溫一流人物。口大心粗。不怕人當作革命黨麼。昌化道。各言其志。自然流露。要想力除此病。却是不能。還請你作一首蘊藉些來壓卷罷。道生道。

我是脫口而出。便是文章的本領。天沒有付我。須得搖筆方來哩。就在桌上取了枝鉛筆。一方夫字紙。呀呀唔唔的寫道。

未浣青衫舊酒痕。平生誰可與溫存。行吟澤畔無消息。一卷離騷招國魂。

昌化道。憂國心腸。溢於言表。並且哀感頑艷。兼而有之。比着拙作竟有霄壤雲泥之別。你是多愁多病身。不知道何處有傾國傾城貌呢。道生聽了。漲紅了顏。去拍他肩頭一下。承康道。草閣。我本來文思枯寂。如今珠玉在前。格外不敢獻醜。可否暫欠一次罷。道生道不行。我們是放慣印子錢的。只怕你將來詩債還不清哩。昌化道。快些寫出來。不要扭捏了。承康嘆了口氣道。也罷。四面楚歌。恐躲避不來了。先寫了一句。春光莫放等閒去。家俊喝一聲采道。這是從莫放春秋佳日去脫化來的。正是天衣無縫。承康道。輕口些。險些兒被你嚇住詩思。續寫道。何必封侯歸故鄉。無賴鶯花亂人意。最難遣處是斜陽。家俊一路看一路喊道好好。忘其所以。不想時候已經不早。外邊打更的早打了三更。監學錢雲谷。聽得這邊聲息喧嘩。走來一看。見杯盤狼藉。便說道。你們鬧的也太覺過分了。昌化道。詩興今被人打斷了。大家就各自分手去睡覺。不管那監學的咕膿些什麼。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第四回 陸阿根立知恥學會 楊磨劍創白話報社

話說吳江城外十二里有一大鎮。舊稱富士。後人因爲富士二字。覺得名過其實。虛有其表。因把富士合在土字上。再分開來。變成同里二字。以後就稱他同里鎮。那鎮上人口繁庶。也有幾家世傳書香。但是只曉得讀熟四書。能做八股。漸漸的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平步青雲。所以心裏夢裏。只有那泥金捷報。是唯一目的。自從詔停科舉以後。也有幾個頭腦清楚的。研究新學。集着許多王子。聘請了幾位擅長英算的。就在那古筒書院按日教授。那主持的姓陸名孤根。是一位富有經濟。素抱大志的青年。他鑒於一般士子。把讀書仍舊認作獵取功名之具。因此立了一個知恥學會。發起的時候。做了洋洋灑灑一篇緣起。大旨說是自從甲午一役。海軍覆沒。於是強鄰四逼。國勢日衰。戊戌變政。又敗於一二宵小。未能乘機維新。若求富強。非人人知恥圖奮不可。知恥近勇。昔有明訓。故以知恥爲標幟。顧名思義。大可猛省。這一番意思。有幾位老師宿儒見了。不免搖頭咂舌。嘆爲謬論。那些少年子弟。血氣方盛的。正在可聖可狂之際。聽見了這種議論。竟如磁石吸鐵。一個個贊成的贊成。介紹的介

第 二 期

紹。所以不到十幾日。早有三四十人。每日開會演說。一堂濟濟。很有蓬蓬勃勃氣象。有一天又在書院開會。那陸孤根登壇鞠了躬。便淋漓漓漓的說了一大篇維新論。作者竟把煙波散人冊子上寫的抄下來。不知道是大意。還是詳記。他說道。

國由民聚。國勢之強弱。全視乎民力之厚薄而斷。民力之養成。第一是淬勵民德。忠君愛國孝親敬長。是舊時道德之大者。方今羣治之說大昌。尤當於公德上致力。人人能注重公德。則一市集一都會之秩序井然。百事俱舉。卽一國之內政修明矣。第二是貫輸民智。從前八股試帖。人人知其徒爲牢籠士氣之術。思想不能踰越範圍一步。後來改試策論。也是空泛不切。改頭換面之策。現在當務之急。須以世界大勢使人人瞭然於胸中。各就職業。鑽研其學理。討論其學說。學識日富。則制作日進。制作日進。則民生可以裕。國儲可以豐。第三是煅煉民氣。孟子養吾浩然。可爲座右銘。必人人有不屈不撓之氣。而後外侮不能侵。故吾人須養成一種威武不屈富貴不移之氣。以之許國。事無不成。業無不大。以上三端。卽孔子智仁勇三大德也。

孤根一面說。那壇下聽者。一陣陣拍掌。如潮而起。到了後來。一陣掌聲。竟連孤根下場白

說些什麼。都沒有聽見。忽地又從壇下。走上一位英姿豪爽的少年楊磨劍來。他素有澀舌的病。平常時候。遇着朋友寒暄。往往艾艾期期的急切說不出來。朋友深知他的。原不以為奇。緩緩的聽他。那些不甚長叙的。竟止不住要笑起來哩。那時大衆見他也登了壇。豈不要鬧堂大笑了麼。不想他一時血氣。被方纔演說激動起來。只覺得盪氣迴腸。有很多的意思。梗在咽喉頭。非吐不快。大凡精神所至。金石爲開。他一鼓勇氣。毅然登壇。却把平常的毛病。抵抗盡了。所以滔滔不斷的說來。反覺得激昂慷慨哩。當下孤根倏的起了一聲掌。大衆提神聽他說道。是湯武革命。天命維新。我們要希望中國維新。非革命不可。革命的種類很多。最緊要的是人心的革命。如今人心腐敗已極。驕奢淫佚。無所不爲。非得痛痛的洗刷一番。不能使世界光明了。待到人心的革命成功。那政治的革命就容易了。大衆一聽。都有些毛骨悚然。有幾個連革命二字不知道作何解說。有幾個幾乎要掩耳却走。獨有那孤根深以爲然。竟大大的拍掌。壇下大衆就像傳染模樣。也是一陣陣劈劈拍拍隨的鈴聲鏗鏘。一闕而散了。自從這此次大驚四座。後來到會的竟少了許多。那磨劍以爲人心革命。不能專靠着少數的人物。要把這種意思。貫輸到婦人女子勞動走卒。纔可收功。但是要爲普通人說法。不能專

第

二

期

恃口舌。須得創一種白話報紙纔好。幾個同志。狠贊成他。就買了一副騰寫板。每天自寫自印。印了四張取名喚做白話報。磨劍每天做了一段白話的論說。把微言大義。曲曲折折的寫來。還有幾個做小說的做歌謠的。寓言八九。倒也狠足引起社會的興致。他們印成了。親自發送。那些大茶肆大店舖接着了。起初還不十分注意。後來被小說與歌謠的魔力。竟提起了他們的熱心。大凡小說的魔力最大。往往能夠造成一種社會。從前舊小說。可以分二種勢力。一種是紅樓西廂的勢力。大概在青年學子差不多人人希望做賈寶玉張君瑞。一種是水滸五義傳的勢力。都在勞働界活動。他們心理上。只有宋江包龍圖是獨一無二的好漢。所以做小說的。第一要心術純正。宗旨宏大。那纔是不愧社會教育家的頭銜。若像現在那些賣文無賴。只圖迎合社會心理。把眉語目挑。題作書名。淫奔苟合。編成回目。竟是千古罪人。非得秦皇來。拿出焚書坑儒的手段。一本本付之一炬。一個個歸于同盡。不知道演出怎樣的怪現狀來呢。閒話少叙。當時那白話報上。做小說的是一位寧波青年何更生。他把明末清初的慘史。演出來。那三十六壇生祭的洪承疇。被他形容得狗彘不食。還有那顧澤龍。把吳三桂借清兵的故事。編成十二月花名歌調。所以大眾看了。一個個歡迎的熱度。漸漸升高。巴不得

明日的報紙。早些送來。但是做小說的心理。却又與看小說的心理背道而馳。看小說的看到緊要時候的。最好速看下文。知個究竟。那做小說的到了關節之處。偏不肯直捷痛快的寫出來。說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作者未能免俗。如今也只得暫且擱筆了。正是

(第四回完)

● 諧 歌
消閒歌

楓隱

停停鑼。歇歇鼓。聽吾唱隻消閒歌。世界文明日進步。消閒方法實在多。老人消閒聽聽書。小兒消閒唱唱歌。婦女消閒坐坐汽車看看戲。少年消閒吃吃花酒碰碰和。其餘消閒方法無其數。攏總說來必然弄得口乾與舌枯。然而這種消閒法子雖然好。究竟耗財傷身流弊多。吾今把個消閒秘訣傳給你。祇消買本消閒月刊天天看他幾百過。其中都是名人小說和筆記。還有諸文雜著花樣多。莊諧雜出堪醒世。雅俗共賞非迂腐。奶奶們讀子年紀要輕一半。太太們讀子雪白格頭髮變得墨測烏。小姐們讀子櫻桃小口笑得合弗攏。老伯伯讀子永遠弗會翹鬚鬚。(照吳音讀如租蘇)寶寶篤讀子終年弗賴學。少爺們讀子弗再想去嫖來賭。讀書人讀子文思如泉湧。種田人讀子自然雨調與風和。做工格人讀仔做起工來格外加起勁。生意人讀子算盤弗

會弄差錯。(讀如又楚)老和尚讀子拿子小和尚格頭當木魚敲。道士先生讀子倒拿子拂塵來亂畫符。茶餘酒後讀子可以作談柄。出門人讀子弗曉得行旅苦。有錢人讀子要省多多化化瞎花費。貧窮人讀子竈裏無烟弗曉得肚裏餓。強壯人讀子百年無病痛。生病人讀子立刻起沈疴。又麻雀人讀子弗想再和三元與四喜。吃烟人讀子烟癮蟲餓煞弗會眼淚淌來鼻涕拖。攏總人讀子一齊拍手哈哈笑。隨你啥格消閒方法都賽弗過。諸君如果弗相信。請你費脫兩角大洋買一本來讀幾過。方始曉得吾格說話弗是熱昏搭邪信口來開河。

● 詩 倚夢語牘

(續)

百納

丁巳夏。這暑於翠微山麓之歸來菴。易石甫詩伯聞信來訪。留宿一宵始去。當時倡酬甚夥。已不全憶。僅記其感舊一首曰。廿載靈光寺。重來世已非。栢猶張翠幄。花未卸紅衣。碧血悲鵲化。青山想鶴歸。羊曇更惆悵。相與話斜暉。余和之曰。綠野松楸冷。門庭似復非。苦生靈驚石。塵積鐵笻衣。此日憂天問。他時捧詔歸。白頭王建在。詩詠挹珠輝。菴爲陶齋丈。退居時所築。丈殉蜀難。而斯菴遂歸寺僧聖安奉爲香火龕。乃者。石甫已逝。名蹟空留。回首舊遊。不勝黃鐘華屋之慟已。

丙辰變後。蟄伏津門。先公舊屬裨將某。以殊勳督師淮泗。曾致函聘余。爲贊戎機。時方喪居。哀毀瀕死。雅不欲再種惡因。遂爲詩謝之曰。自是乾坤可棄才。江鷗戲狎莫相猜。貪尋佳句常成病。爲破歡顏強進杯。隔歲風光餘夢了。連年漂泊祇心哀。先朝賜與瑤琳劍。把看歎歎哭幾回。

譚伶金福。以歌技擅一時。有李龜年黃幡綽之遺度。往者。供奉西苑。歷五春秋。太液池頭。芳華樓畔。每每引其哀吭以媚禁籟。偶值其演別母寄子走雪諸劇。雖粉黛無不下淚。丙辰亂作。余以避地來沽上。聞其爲某巨酋所扼。鬱鬱而死。嗚呼。世際紛揉。雖優伎不獲倖免。良可慨已。因爲詩以哭之曰。一死微同何滿子。長留絕調在人間。春宮袍笏燒燈夜。幾度清歌解聖顏。此曲終成廣陵散。蒼蒼何意殛斯人。飽看兩代興亡後。不待洪波再起塵。

丙辰。夏君午詒被難出都。潛伏京北。久斷音問。戊午春暮。忽相逢于沽上廣場。悲歡互雜。有如隔世。因賦南陌行以贈之。詩曰。排雲砌玉梁王宅。簇簾光搖一片席。覆孟但見起吟謳。破敵曾聞收畫戟。韶濩披紛抑可哀。龍孫委蛻終難惜。空陳八難失留侯。枉許六奇矜曲逆。一旦梟心北犯關。營營競道躑生策。故知刳陷並江滕。幾識籛條親措畫。一從漢苑墮春

風。便逐霏紅泣南陌。蕉妖葵媚竟何榮。科跳臨風作醒客。

● 劇談
哀梨室戲談

豁公

近十年來的伶界。可算是旦角世界。也不管頑藝好壞。祇要臉子長的帥。唱起戲來會飛眼。會走浪步。管包一上台就紅。像從前的粉菊花。（就是高秋顰。從前專門胡鬧。現在頑藝很有一點進步。並且很守規矩。可是一般看戲的。反把他看得無足輕重。這個真是氣數。）現在的王靈珠就是老大的鐵證。除此（指旦角說）之外。能受社會歡迎的。就要算譚派鬚生了。所以一般的生角。無論是人是鬼。總要打着譚派的旗號騙人。（倒不怕惹了跑龍套的嫌疑。）甲說得了譚派的真傳。乙說得了譚家的衣鉢。其實都不相干。大家要曉得老譚是千百個鬚生中挑出來的頭子。唱念做工一切都從百鍊千錘裏得來。旁的人要想學譚。譚何容易。試看他親生的兒子譚小培。尙且說不上嗣音資格。何況是王又宸那些人呢。常聽人說。王老板唱戲向來與老譚背道而馳。後來因爲裙帶的關係。才和老丈人親近了些。但是與他唱戲的本領。還是不相干呀。要說女婿和丈人常常見面。就可以得着他的真傳。那麼小培老板從小在譚鑫培懷裏滾大的。怎麼反得不着他的真傳呢。要知道凡是一種絕技。總要因人而傳。決不能阿私

所好。譬如上等宮粉。祇合塗在美婦人臉上。假使醜女人拿去亂塗。豈不是夜叉搽粉了麼。據我見老譚的絕技。只有余叔岩堪傳衣鉢。旁的人祇好望他嘆氣。平心而論。像王老板的本錢。(就是嗓子)的確比小余足。可惜五音六律。太欠考求。所以唱起戲來。總不發味。但是他的眼光實在是高人一等。人家都拿牛鬼蛇神的新戲騙人。他却不辭勞苦。用心用意的排歷史戲。去年天蟾舞台曾經演過一支破天荒的歷史戲。名字叫做夾谷郤齊的。不就是王老板排的麼。要問這齣戲好歹。我可沒有判斷的能力。祇曉得王老板唱這戲的時候。有很多的看客。都說王又宸糟蹋聖人。你說王老板的魔力大不大呢。近來看見報帶上登的亦舞台廣告。知道王又宸老板又排了一支「諸葛亮招親」。據說是老譚的秘本。連他的兒女都沒見過。後來因為他的「坦腹快婿」王又宸「藝神技絕。」才把這秘本傳授了他。可見這支「諸葛亮招親」排了出來。叫座的能力一定比「閻瑞生」「宏碧綠」王華買父濟公活佛那些戲還要高上幾倍。不過據我的愚見。王老板生平得意的事。就是在譚家招親。並且他走南到北。到處搨着譚派鬚生的招牌。也不過是要賣弄他是譚鑫培女婿。既是這樣。與其排演「諸葛亮招親」。就不如排他一齣王又宸招親了。現身說法的歷史戲。不又比扮演古人的歷史戲格外有精采麼。呵呵。

(半狂按)王又宸絕頂聰敏。而年來日染胡調。至有紡棉花鬚生之稱。邇者。來隸亦舞台。乃有諸葛亮招親之劇出。較之夾谷却齊。更是荒謬。而曰叫天遺劇。未免褻瀆乃岳太甚。小隱首起斥之。茲得豁公稿。所論實先獲我心。又辰長此以往。必致唾棄于識者。譚氏小培富英。均能恪守老譚典型。又辰自謂親受于岳丈。其實不過如一輩庸醫之自眩。「世傳」『夫子傳』耳。今日談譚。俗界中當數叔巖。又辰每况愈下。不可救藥。絕好材料。自棄如此。亦良足惜矣。

● 小說 臨時疫院

(續)

天·憤·

(三) 防疫熱心人

自從臨時疫院一開。那公氏演說社裏的社員。不分晝夜。去在城附郭。演說防疫的法子。這纔人家知道疫氣可以防備的。并且知道我替別人防了疫。就和自己防自己。一般有益。這時幾家報館裡頭。也是你一篇論說。我一篇短評。淨說的防疫。有一位姓鈕的。獨出心裁。到那繁盛的所在。勸幾家大商店。捐了些錢。賣了幾十箱的臭藥水。雇了人夫。一天五回。滿街去灑。只灑得站崗的警察。個個掩鼻而逃。別人不知。只認做今天是擺闊哩。

(四) 衫褲不見了

邵先生有個朋友金先生。是南通私立醫學畢業醫生。相貌生得很清秀。學問算得很淵博。衣服穿得很漂亮。如今也憑着良心。來到臨時疫院裏幫幫忙。不料這天晚上。金先生一天到晚。看了三十幾個門診。二十幾個出診。吃過晚飯。身子實在覺得乏了。便往後面屋子裏去安息。金先生因爲天氣很熱。把前後窗都開了。本來屋子裏。也沒有值錢的東西。前門後門。都有抗鎗的警察。不分晝夜的把守。金先生便上牀安睡。不多時呼聲大作。早已去夢蝴蝶了。不料到下半夜三點鐘時候。城外有一家人家。也是染了疫。打城門的進來請醫生。那時顧先生。回去了。家裏又遠。又沒有電話。邵先生出診。還沒有回來。只剩下藥房裏幾個醫學不會畢業的義務配藥生。一個章老先生。當下只有把金先生去喊起來。叫他出城去。金先生一咕碌扒起來。光着身子找衣服。褲子長衫統統不見。這一急非同小可。別的不要緊。單有這條褲子。大熱天氣。別人自然只穿一條。怎麼好去同人家借下來呢。那時章老先生便去叫四個警察進來問他。前門後門。怎麼樣的照料。四個飯桶。只是你看我。我看你。一聲也不響。氣的老先生也沒有說話和他說。正在爲難。邵先生回來了。金先生招他到房裏去。對他

說。依理現在出診。自然是我去。可是我如今光着身子。怎麼好走出去。說不得。還是勞你神罷。要是你要想安歇一回的。你就睡在牀上。把上下衣服。都借給我。邵先生不由的哈哈大笑道。這又何必呢。大家憑良心做事。說不得勞苦。你快請安歇罷。一到天亮。快去家裏去取衣服。這城外就是我去罷。

(五)市公所發極

革命革命。革出了一個市公所來。也有助理員。也有書記。也有佐治。也有底下人。也有轎子轎夫。轎夫也充衛生夫。一天到晚辦公事。沒有一天不傳地保。沒有一天不請客。沒有一天不打牌。什麼叫做路政。什麼叫做公益。什麼叫做防疫。一概都不管。如今平白地被章老先生開了個臨時疫院。面子上十分贊成。暗地裏十分討厭。那知道章老先生心思。真是平常人想不出的。有天市公所的助理員。走到院裏來參觀。章老先生和他狠客氣。捐東畫西的說了一派。說到後來。老先生說這種疫院。本是救人的。你貴公所倒底贊成不贊成。那個助理員是何等樣人。自然加足一百二十個馬屁拍上去。道。贊成贊成。老先生道。貴助理員果是明鑒萬里。可知道防疫的事情。原是市公所的範圍。我們因見貴公所沒有功夫開辦。纔冒昧

辦成了。如今貴助理員既然贊成。就請即日派員過來接收。好讓我們卸個干係。那個助理員。萬不料馬屁拍到馬脚上去。登時漲紅了面孔。弄得坐立不安。頓了一會道。老先生已成之局。敝公所怎好來掠美呢。這事還請費心一點。敝所按天叫人過來。照料便了。那時旁邊有十幾個辦事的。不約而同的說道。這倒不必。回來貴公所派人來照料。這個疫院。是不是算市公所辦的呢。要知道我們來辦事。全靠着良心。並沒有津貼的。要像你們貴公所的人員。是有給職的。不要過來照料了。倒荒廢了貴公所的正事。料想貴公所的人員。院裏頭的瑣屑事情。也不屑辦呢。這時那個助理員。氣的話多說不去。幸虧來了個救命星。警務總長韓山中。和他敷衍了一番。并且道謝前天金先生的衣服。把四個飯桶。斥退了。後來這個疫院。市公所始終沒有收去。也沒有派人照料。結底。市助理員。捐了五十塊錢。就完哩。(未完)



筆記
硯耕廬贅談

指嚴

予來往昆陵滬瀆間。故見聞亦以兩地爲最夥。己未值閏七月。俗謂地藏王真誕日。卽在閏月之杪。一般迷信者因此大起狂熱。滬常兩地。不覺異曲同工。當時花樣翻新。大有足供談助者。茲特續錄之。亦一消遣法也。

第 二 期

毘陵之迷信熱度本高。當日地藏燈節。又有某巨公夫人爲之提倡。故舉國若狂。大有萬人空巷之概。西門外爲熱鬧市場。連街搭棚。懸掛燈綵。東門外亦如之。惟較少耳。其實此等燈綵。盡係舊式。並無精巧玲瓏之觀。而鄉愚婦女。瞻顧徬徨。恣爲奇觀。可笑也。顧毘陵自辦電燈以來。遂有臨時電燈之布置。此則昔日所無。而大足以傲鄉愚者。不知幾兆巨禍。卽由於此。某街交會處。有電綫紮成之燈塔一座。上加綵色。觀者蟻聚。加以品評。忽因走電。頓時火光四射。烈焰飛騰。共燒去紙馬店一家。又南貨鋪一家。蓋房屋十餘椽。已隨電光化去矣。當火起時。隣近及看燈者紛紛逃竄。情形非常狼狽。故滬上新聞所載。有延燒百餘家。竟成巨災之說。此亦當日一種驚人紀念也。

某巨公夫人毘陵世家裔。生平信佛甚篤。且勇於慈善事業。此次鋪張揚厲。大半係渠之主動力。故是日。特由其族戚之有關係者。迎回阿里。藉恣游觀。乃特至惠麓雇一巨艇。懸燈結綵。以博老夫人一粲。鄉愚之奔走河干者。莫不指而高呼曰。看大游船。由是大游船之名。頗爲當日第一景。

某鄉人約村鄰乘船來城觀燈。及至西門。時已過遲。既未看得雲車提燈。又未見燒手拜香。

懊恨不已。及至親戚家想吃夜飯。又已被前客吃空。及出。人既擁擠。路又不熟。乃化銀兩角八分。乘一人力車至東門外天寧寺前。腹已餓甚。徧覓飯館。又均賣罄。不得已。以銀一角。購燒山芋數枚果腹。口中連呼晦氣不止。是亦可見游觀之資格。不易恰到好處矣。北門外殷家橋下某甲家。婦孺老少。盡往西門游覽。僅留一老嫗守宅。嫗固聾且跛者也。游畢回家。則大門洞開。梁上君子早已惠臨。室中所有捲得一空。老嫗尙夢覺未醒。主人跌足痛悔。亦已晚矣。



諸文 八仙會議記

鯨漁

八洞神仙。自證果仙班後。終日逍遙無事。惟乘雲駕鶴。遊戲于十洲三島間。賞玩那珍禽奇獸。瑤草琪花。以消遣歲月。不知經過了若干萬蟾圓。到了近日。已有些厭煩了。于是聚議于王母娘娘的蟠桃園中。商量以後的消閒方法。

先由張果老開口道。吾坐下這個驢兒。能日行數千里。吾想揀那彤雲密布。六出紛飛的時候。仿着驢背尋詩的故事。倒騎了驢兒。到那下界廣東羅浮山。江蘇玄墓山等地方。看看梅花。做做詩。倒也是個消閒的無上妙法。

第

二

期

曹國舅道。吾本是皇親國戚。祇因看破紅塵。棄家入道。現在看見下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社會上面。不知發現了幾許奇奇怪怪的事情。吾想編些道情。拿了吾這綽板。到下界去唱唱。一則可以點化世人。一則可以賞玩賞玩這下面的花花世界。倒也是椿舉兩得的事。漢鍾離道。吾生了這大肚皮。每頓飯。必須照那樊舞陽的斗米彘肩。方始得飽。近來承蒙天台仙子。曉得吾的飯量。每日必做三斗的胡麻飯。與吾吃。吾現在仙家的景緻。已煩煩了。嗣後並無別念。祇有日日飽餐了飯。與那莊周老兒的蝴蝶兒作伴。實行日圖三餐夜圖一瞞的主義。倒也別有風趣。

呂洞賓道。吾自登仙界。一切嗜好。都不在意上。惟酒色二關。仍打不破。以後吾想日日携了白牡丹。到那岳陽樓上。喚酒保打幾角好酒。做幾樣可口的下酒肴饌。此時對名花。飲旨酒。兼看看那洞庭巴陵的勝景。豈不有趣。

李鐵拐道。吾生了這雙一蹺一拐的爛腿。不能學你純陽老祖的吊膀手段。惟生平與這杯中物。却也結下不解緣。以後吾想利用這拐腿。扮個化子。到下界去。學那伍胥吹簫。鄭元和唱蓮花落的法子。沿門乞食。騙些錢來。等到日落西山的時候。到市梢頭酒蓬子裏。解下杖頭

錢。換幾觴酒。痛飲一醉。豈不暢快。

韓湘子道。說起吹簫。吾生平却最愛吹洞簫。以後吾想揀那鳥語花香。月白風清的時候。到下界去。坐在那名山勝水間。吹幾支霓裳羽衣譜裏的小曲。想那班燕子窠裏。慣吹梅花簫的隱君子。聽見了。當也不勝羨慕。

藍采和道。光吹着簫。沒有唱曲的來和他。也沒甚趣味。以後等到你吹簫的時候。吾就唱那踏踏歌的曲兒。來和和你。豈不更好。

何仙姑聽見諸仙的話。就說道。諸君所講的。消閒方法。都不盡善。吾昨日曾到過下界去。走進蘇州城中元妙觀前。一見書店裏。買了一部消閒月刊。看了其中所載的文字。覺得語語解頤。篇篇捧腹。以後吾想每月買他一本。日日讀他三四百遍。這倒是一個消閒的絕妙法兒。諸君如不信。請先拿吾買來的這本去看看就曉得了。說罷。就從懷巾掏出一本小冊子。授給諸仙。

諸仙傳觀畢。都點頭稱贊。連連說道。這真是消閒的好法子。這真是消閒的好法子。

● 艷詞
菩薩蠻 集施希聖句

梵生

雲鬢慵梳玳瑁垂。纏紅結紫畏風吹。鴛鴦正欲上花枝。酒入四肢紅玉軟。參差破裂鳳皇兒。還將此曲暗相隨。

第

● 小說 某富豪之家庭

明道

二

一抹斜陽。漸漸的隱到地平線下去了。大白鳴鐘上的長針。已是指到五點二十分。那時南京路上電燈一齊亮起來。車水馬龍。熱鬧異常。忽從那邊嗚嗚的來了一輛新式摩托卡。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頭上戴一頂貂帽。身穿摹本級的灰鼠袍褂。外披一件貴重的大衣。鼻架克羅克金絲邊眼鏡。左顧右盼。意氣自揚。一轉瞬間過了南京路。轉灣過去。路旁有人認得的。便指着他道。這是某大銀行的行長徐善建回家去了。不多一刻。汽車走向靜安寺路中間。早到了一座高大洋式的房屋旁邊。外面有一個西式穹圓形的大門。裏面有一條水門汀砌的路。汽車便徐徐的開進去。到階沿前停住。徐善建跳下車來。早有一個家人走上來。撮着笑臉說道。老爺回來麼。善建點點頭。踱進屋子。走到他的書室裏。把電燈開亮了。便向靠窗一隻醉翁椅上坐下。那書室甚是精緻非凡。沿窗擺着一張寫字檯。左邊一排紫檀椅几。右邊有一張精美的籐榻。旁邊是火爐。中間還擺着天然几供桌等類。几上陳列些古鼎玩器。

期

都是有價值的東西。正中懸着一幅暉南田的山水立軸。兩邊壁上。掛着對聯。俱是名人手筆。還有一個大鉛照。是善建四十歲上教著名畫家繪的。那書室左邊。又有一扇洋門。推將進去。是大菜間。擺設盡照西式。四壁掛著些西洋油畫。臨窗有一座新式鋼琴。更覺得精雅絕倫。原來善建的住房。是四上四下的洋式樓房。四面都有洋臺。團團兒盡是玻璃長窗。上面都是他夫人和女兒的臥房。下面還有兩間不會說着的。一間是客堂。一間是他長子的寢室。至於廚房等處。都在後面。我也不必細表。且說善建坐定時。早有僕婦端上茶來。說道。老爺今天回來得早。太太等在著盛家。還不會回來哩。善建說道。你去喊汽車夫阿大開車到盛家去接罷。恐怕他們也要快來了。僕婦答應一聲是。便出去交代阿大。善建又劃了火柴。吸着香煙。瞑目凝神的不知在那裏思想什麼。那幾個僕人當着主人面前做事更加勤忙。沒有一些喧譁的聲音。隔了良久。聽得門外汽車聲响。一僕婦報道。太太來了。當時一陣笑語聲。芬芳撲鼻。綺羅耀目。善建見他夫人李氏。同著兩個女兒。後面還有盛家的三小姐錦文。一齊走將進來。都是粧飾得十分華麗。他夫人是半老徐娘。丰韻猶昔。戴著一副茶色眼鏡。足下穿一雙革履式的絨鞋。站在面前。不像是有了年紀的人。長女婉華。穿着旗袍。丰姿俊

秀。活像是一個翩翩少年公子。次女綺華。和錦文小姐。都是學生裝。飾御著絨頭繩的圍巾。一紅一綠。在那燈光之下。更顯美麗。又有錦文小姐頭上的金鋼鑽哀司別針。更是耀眼。兩個女兒見了善建。都叫一聲爹爹。錦文也說道老伯倒先回來了。善建答道。好你們有興呵。李氏便斜倚榻上。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我今天倒霉。打了八圈麻雀。和了三付牌。真是悶氣。說到那時。指着錦文道。後來我好不容易拿了一手索子清一色。九索暗扛。一四索的麻雀頭。自以爲一副滿臘牌。穩可和出了。却被你家母親下挖。自摸一索雙碰到。叫人怎不氣死。我今後不要打這瘟牌了。善建立起來笑嘻嘻的拍著李氏香肩道。你輸了錢。又要發極了。李氏大聲道。不是這般講。二三百元是輸慣的。打什麼繁。倒是悶牌難看。 (未完)

問答 滑稽問答

記者

問。吾聞友人言。宋朝最重和尚。無論何寺何庵。凡屬和尚。皆有妻。其出典。當世通人。有能知之者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水果店中。獨有荔子一種。爲贈送品。不作賣品。無論何人。皆可隨意取食。此典亦有人知之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凡做官者。皆選身體肥重之人。方爲合格。凡身體先肥而後瘦者。卽行職罷。不再留任。此典亦有人知之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民間無曆書。(卽時憲書。)此事人有知者否。

問。又聞友人言。南宋有一時。禁止學校。不許民間讀書。但許識上賬字而已。此事人亦聞之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有一時。南邊兵革之後。繼以荒年。又連荒幾歲。死剩之人。皆徙於北方。南邊僅有一個人。尋不出第二個人來。此事亦有聞之者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亦有驃騎將軍一官。凡做了驃騎將軍。皆持齋拜菩薩。一心皈依。極虔誠。其意亦思到西方爲菩薩也。此事有知之者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有一時朝廷禁酒極嚴厲。勒令酒店皆歇業。此事亦有人知之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人所刻之書。其字極細小。並將舊有大字書。悉行毀去。重刻作小書。此事亦有知之者否。

問。又聞友人言。宋朝對於錢糧一項。極爲寬大。從無限期追比等事。如無力完納。亦不使

人到門催取。但推託臥病。不出門。便可欠過。此事人亦有知之者否。

以上十條。俟下期。請吾友一一答出。均妙想天開。令人解頤。

● 聯 題紅刻翠錄

(續)

雲父 吟水

五福

太平

文仙

小娥

五雲縹緲懷仙侶

憐卿太息情無限

此地惟溫文相與

小閣花明妝八寶

福地瑯嬛置阿嬌

問我平生意若何

知卿亦神仙中人

娥池夜靜度雙星

月琴

文仙

小香

小愛

月色愛卿卿愛月

文甯夢靜金魚鎖

曲本偶藏花樣小

小影真宜心內葬

琴心知我我知琴

仙井綠長玉虎牽

餅茶看剩嚼痕香

愛情留與酒邊消

小娟

小海

小卿

小寶

山川秀氣鍾蘇小

小閣試香溫舊夢

小有因緣容我見

小樓翠被藏春夢

草木靈芬毓麗娟

海天淪茗話深更

卿真明慧動人憐

寶鏡烏蠻擦晚妝

本社啟事

本月刊第一期出版銷數逾萬大受社會歡迎固非始願所料嗣後當逐漸新廣微名著按月出版無時下雜誌延遲之弊尚祈海內外 明達時鏡南針俾商榷盡善是為至幸

本月刊所登之稿以寄到先後為次

李涵秋先生之情天孽鏡因本助稿件擁擠准下期續刊幸閱者諒之

本月刊自第三期起登許指嚴吳雙熱俞曠雲願明道趙眠雲鄭逸梅先生之集錦小說

本月刊所載之小說兩難係出於枕綠君之創作上期誤刊奧亨利原著特此更正

本月刊第一期百納君之倚夢語刺不謂非衆生之福(句)城建山腰(句)屋舍因之(句)又第七行歌字當作歌字皆為手民所誤

蘇州華興印書局啟事

本局自辦各種泰西名機專印五彩石印中西書報各種鉛印傳單名刺銅版照相學校章程銀行簿冊以及一應印刷物件出品精良取價從廉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倘蒙 各界惠顧無任歡迎之至謹此佈告

總發行蘇州觀前街 各市鄉代經理
 蕩口仁昌 木瀆仁記煙店 同里顧永順
 吳江吉泰 蠡墅永裕典 許關同興泰

徐天嘯先生書約

枕亞

匾額 每字二元 (以一方尺為度過則遞加市招加倍)

招加倍

堂幅 丈二尺八元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楹聯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橫幅 丈二尺六元 八尺四元 六尺三元

幅屏 五尺二元 四尺以下一元

橫幅 丈二尺每條五元 八尺三元 六尺二元

坑屏冊頁摺繞扇書眉名刺每件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半幅與屏幅同

坑屏冊頁摺繞扇書眉名刺每件一元

(一)篆隸真草任意指定 (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索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 (三)壽屏碑誌等另議兼撰述亦可酌議 (四)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 (五)外埠函索郵票自給 (六)金箋加倍油光劣紙不書 (七)磨墨費加一成

收件處上海交通路清華書局

趙眠雲 鄭逸梅 介紹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possibly a list or tabl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columns and rows.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similar to the one above. It also contains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list or table. The layou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pper section.